

# 彼得警長

上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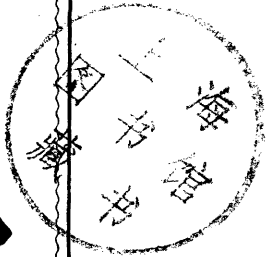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07 6666B

光緒己巳

彼得警長

松江劍秋署



118782

~~118782~~

# 彼得警長卷上

洞庭吳步雲譯

(英文原本)

## 第一回

御戲園大興跳舞

警察長初試偵探

有一天傍晚俄京聖彼得堡御戲園中舉行大會。京城中公侯將相。貴族摺紳。以及那些富商大賈。凡是有體面的人。沒一個不來聚會。一時冠裳濟濟。裙屐紛紛。大約算來。足足有五千餘人。這時候正值嚴冬。俄京各路的小道。本已冰凍了數月之久。又加着各處積雪十分深厚。所以一日之中。不過中午前後四點餘鐘。稍覺溫和。餘時便寒威凜冽。瑟縮不勝。城中百姓。遇了這樣寒冬。又兼着連年大荒。粒米不登。滿城中困苦嗟歎之聲。真是塞滿天空。

長 警 得 彼

不堪入耳。只是外面情形。雖是如此。獨到了這戲園之中。却又是風光駘蕩。景象紛華。不講他別的就是那些富家豪族的婦女們。臂上所掛的碧玉串。白玉環。胸前所掛的鑽石。瓔絡和那衣服上面所緣的金練。所嵌的珠條。那一件不是輝煌奪目。價值千金。只消拿幾件下來。變了錢。買些衣食。賑給貧民。恐怕也不知要救多少人呢。却說這戲園之中。有一片空曠的庭心。中間一排一排的種滿些橘樹。這時候有一班軍樂隊。約有一百五十餘人。在那裏吹笛擊鼓。演奏最好聽的軍樂。這庭心的兩旁。一字兒兩道長廊。長廊裡邊。排列了許多客房。遠遠望去。一間間都是花團錦簇。收拾得猶如天堂一般。廊外百花的香氣。和那噴水泉的聲音。攙和著。被那淡淡微風吹將進去。廊內金絲籠中百鳥齊鳴。一片吱啞之聲。又隨了反流的空氣吹了出來。一般皇親國戚。鮮冠華帽。列坐中央。那些歐美各國使臣。也都率領了隨從的。

陸軍隨員。一个个氣概軒昂。儀容都雅。和他們笑臉生春的在那里高談闊論。又有那些提督將軍。穿著那金鏤燦爛的軍服。在兩廊下來來往往。這一派富貴風光。正是說他不盡。這時候堂上跳舞已完。滿園中人。靜悄悄都是伸長了頭頸。只等俄皇駕臨。忽然一霎眼間。滿園中人的眼線。都注射在靠在一个穿灰黑色衣服老人的臂上的一个美貌女子身上。這女子年紀約在十八九歲左右。天生成一副粉白的俏臉。又有那一頭金髮。罩在上面。一看就知道是个英國女子。因為別國的人。再沒有這樣一副白嫩皮膚的。再看他渾身裝束。也很富麗。項間掛的珠串。粒粒圓光。只可惜映著那雪白的肌膚。倒反覺着不見得怎麼了。就在這個時候。只聽見跳舞場中有个皎滴滴聲音說道。古登先生。你看貴國的女子。竟可引動這許多人的眼目。那修飾的美妙。也就很可佩服了。又聽一个男子答道。公主。你弄錯了。這女子的

彼 得 警 長

美麗。原來件件都是天生的。却並不專靠在修飾上。元來那第一個說話的。是俄國的一位公主。名叫華佳。那個男子。却是英公使的一個護衛武員。名叫古登。他二人正在跳舞方畢。這公主忽然見了外面這番光景。所以無意之中才說了這一句。那知古登回答出這番話來。那華佳公主年方二十一歲。生得非常美貌。父母雙亡。並無兄弟。他就襲下了這分家產。他相貌雖然端麗。爲人却不很大方。日常之間。專喜賭博。浪費錢財。又生成一種買弄風流。善憎善妬的性質。當下聽古登讚了那女子。他便不服氣道。他那雙鳳眼。那頭金髮。果然是天生成的。我自信及不到他。只是他那雪白的肌膚。原也是用脂粉搽成的。却算得什麼希奇。古登道。不然。英國婦人的肌膚。个个都是這樣。難道个个都用脂粉搽成的麼。而且他的肌膚。格外來得清潔。每朝起來。不過用些清水淨淨罷了。大凡一國的人。總有一種特色。英國婦女的。

清潔溫和。這正是他的特色。就如貴國女子的那一種活潑聰穎的神情。也是與衆不同的。華佳公主聽了這些話。只道他有意袒護那女子。便愈加不悅道。好。你只說本國人的好處。足見你愛國心盛。如今軍樂已停止了。跳舞也完畢了。只怕貴國那美貌女子。正在那裡留心。一個年輕武士呢。請你快離開此地。前去見他罷。古登道。公主。我在此陪你很好。你何必這樣性急。華公主道。我本來是急性的人。說出了話。也再不許人家違背。我此刻要去打彈了。你却可以送我到彈子房裡。却再去會他罷。說着仍把一隻手插入古登肘腋之間。同步向彈子房而來。這時候他發了妬興。兩臂悉索悉索亂抖。胸前勃蹬蹬一上一下的亂跳。連那衣服上面鑲嵌的金剛寶石。也被振動得閃閃爍爍。只在那裡發光。再看他臉上時。倒豎了一雙杏眼。泛紅了兩頰。桃顛那副神情。煞是可怕。只是那古登還只管一頭說說笑笑。要討他的

彼 得 警 長

好。却不知道自己已被公主所愛。並且還在那裡妬忌他的愛人呢。這古登怎麼會和華佳公主親近。却也有個緣故在內。因為那華佳公主自小生成一種鬪情買俏的脾氣。凡是沒事的時。總到彈子房戲園這等遊玩地方去。和那些少年男子常常交接。那古登雖是個外國使署人員。只因少年美貌。自然也喜歡遊散遊散。所以和那公主不知不覺也就狠相熟了。那華佳公主見往常所交接的那些少年沒一個及得古登。所以待他的情誼比衆來得親切。差不多竟有托付終身的意思。只是公主雖然這樣待他。他却從前在本國時。仗着他那副風情姿態。凡是國中有名的美貌女子。那一個沒有結識過。如今到了俄國。那裡就會把他當作希奇。放在心上呢。所以相與了幾時。一邊雖是火兒般的熱。一邊只是冰兒般的冷。大家沒有知道大家。你想那華佳公主可笑不可笑麼。閑話少叙。却說古登伴送那公主到了彈子



房後。即便別了出來。他雖然沒有知道那公主的存心。只是一路上想起。方纔他那副嬌癡態度。心中却也狠狠可憐。他走過了一道長廊。還沒有到跳舞場上。忽然一抬頭。只見方纔公主所妬忌之人。獨自一人。正立那裡眺望。當下他心中一喜。胸頭倒止不住的跳動起來。連忙加緊兩步。走上前去。叫道。愛黛姑娘。那姑娘聽見。回過頭來一瞧。連忙也叫了一聲。古登先生。這時候兩人彼此執住了手。各人看了各人。呆立了一會。都不知從那裡說起。停了一會。還是古登低聲問道。姑娘。你怎麼也會到俄國來。我和你在富海姆。你們舅母家裡相見時。至今還不過六個多禮拜呢。愛黛道。正是。我是在一禮拜前。才到這裡的呢。我的來由。是因爲聽得我爹爹有病。特意前來服侍他的。當時我舅母也曾再三阻止我。只是我並不聽他。那知到了這裡。我爹爹的病倒早好了。古登道。我方纔在跳舞場中。看見你進園時。靠在一个

老者臂上走進來的。那老者可就是你爹爹了麼。愛黛道。是的。只是老者二字。他還當不起。因為他年紀還不過四十餘歲呢。古登詫異道。四十餘歲的人。會白髮蕭蕭。而且行步都無力的麼。愛黛道。這個問題。是个人都要疑問時。這其間的緣故。他雖沒有和我說過。只是我也知道些些。並且還於我母親死的緣故。和打發回英之事。都有些關係呢。說着嘆了一口氣問道。古登先生。你可知道我爹爹極想回到英國。可奈那俄皇只是不准。而且屢次所上的告退摺子。都被留中不發麼。古登道。這倒不知。只是你父親元是個英國人。俄皇却有什麼大權。可以管得到他呢。愛黛道。說來却也話長。當時我爹爹在俄國執事。因為想俄廷保護。多得些權利。所以入了俄籍。這就入了俄皇的勢力圈內了。古登道。我老實說一句。你爹爹當初做這事時。實在欠些斟酌。這俄國籍。是入得的麼。愛黛道。原是呀。這俄皇的專制。真也出人

意外。現在我爹爹雖然見信於俄皇。掙了有百萬貫家財。但是一旦失了他的寵。管教片刻工夫。就可以弄得你煙消火滅。並且還要受那笞杖之刑。發往西比里亞去受罪呢。我爹爹也因了這上。心中着實後悔。着實憂愁。所以才年方中年。就弄成這般衰頹氣象的。只是人家看來。就不能十分親切。總道我爹爹非常得意。非常榮耀。因為俄皇常把我爹爹叫做海軍中的命脉。哩。古登失驚道。這樣說來。你爹爹莫非就是製造戰船大家白稚德先生麼。我一向很熱心要見他。如今就請你介紹。並且我還要當面求他把姑娘許給我呢。愛黛又嘆了一口氣道。不瞞你說。自從我和你在天姆士河畔同游以來。我就立定主意。把意見都向我爹爹表明了。只是他在俄國。沒有一個真實之交。可以玉成這事的。而且他也深恨俄人。才語到這裡。忽然有個短胖的老年婦人。走過來回手在他肩頭一拍道。好姑娘。你到了俄國。須要曉

彼 得 警 長

得俄國的內情。若然有什麼意見。只好隱而不宣。却可以在這裡大言無忌的麼。說着又湊到愛黛姑娘的耳畔。低低說道。姑娘。你也太不小心了。方纔你們談笑的時候。本地的秘密警察總長哥考羅開親王。細細在旁邊聽你說話。若是明天把來記載起來。只怕于你有些不便。平常的人。也不敢來告訴你。只有我却是俄京中一種特別的人。向來不怕警察的。所以才來知照你一聲。那婦人說罷。笑了一笑。竟自去了。他們二人聽完了。不覺駭然半晌。古登便向愛黛道。這婦人倒說得不差。俄國京城。本來是不大好住。我恰也親身研究過的。如今且待我們找個秘密些的處所。談一回心。那就不怕被什麼親王來偵探了。說着。一同移步向戲場的周圍。尋了一周。果然尋到了一間小閣。二人看了。甚是合式。便一同上去談心了。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 第二回

### 愛姑娘暖閣談心

### 華公主深宮警曉

話說古登和愛黛走進那小閣一看。只見裏面陳設得十分精雅。四壁上掛滿綢緞的繡屏。上面那屏上。是用金線盤就的。兩隻大鷹。二人看罷。各自坐了下來。古登道。這裏地方幽僻。而且下面熱鬧的地方。一眼都可以望得見。便是有怎麼人來。總避不過我們的眼目。我們在這裏談心。要算最妥當最秘密。再不怕被人聽了去了。古登講這話時。却也算得小心。只是他雖然照顧到下面。却忘記了照顧上面。這等地方。足見年紀尙經見識尙淺了。元來他們進那閣子時。相離不遠的地方。恰有個很長大很沈靜的人。一副白淨面皮。兩道燕尾烏鬚。身上穿了件很華麗的軍服。將頭上那頂金繡帽子。夾

在肘腋之下。看見他們進了閣門。他便也提輕了脚步。走進了隔壁一個房裏。隨手輕輕把房門掩上。掇條橈子。靠在鄰近小閣的這邊壁上。伸手在衣袋中摸出了個鼠尾尖鑽。在壁上鑽了個小孔。將身坐下。把耳朵貼在小孔上面。息心靜氣在那裏靜聽。這且按下不表。却說愛黛答道。正是我們此刻可以暢談了。你可知道我今天見了你。心中說不出的快活麼。我今天元不打算會遇見你。却不知我爹爹帶我到這裏。又是什麼意思。想來那請帖上。是連我請在裏頭的。所以他雖然不願。却也不敢違背。古登道。那請帖可是從俄皇發出來的麼。愛黛道。主人呢終是他了。只是帖子却從警察省發出來的。古登道。你爹爹入了俄國籍。要算是個俄人了。只是你却入了籍沒有。愛黛道。我爹爹入俄籍。元是件最不得意之事。那裏還肯把我們也入了俄籍呢。所以我到此間。却還在英國政府保護之下。古登聽了。喜道。好姑娘呀。

這却還好。俄國的專制政體。真要算世界上最野蠻的了。你看下面那些狼體面的人。眼前看去。雖是十分快活。只要有了什麼觸犯了政府之處。只怕頃刻之間。便可被罰到西比利亞去做那許多苦工。便是內中那些最名貴的姑娘。竟有不等他回到家裏。便拿到警察局去問罪。也是說不定的。愛黛道。這却果然。昨天晚上。我爹爹還和我譚起一件俄國的故事。正和你所說的相同。并且還要利害些呢。說四十年前。俄國有個少年美貌的姑娘。一日也是到這裏來赴會。不知怎樣。會被人招到後面一間靜室內。把口堵塞住了。就帶到警察省去。到了那裏。並不問供。就把他身上裝飾的那些金剛不。和那所穿的跳舞繡衣。一概卸下。換了一身粗燥不過的鄉村衣服。也不宣布他犯了什麼罪案。就把他流至三千里外的西比利亞地方去做苦工。那姑娘自始至終。並沒有說出一句話來。當時他那些親戚。又一個不許進見。

彼 得 警 長

所以內中情節。沒一個人能够知道。那姑娘在西比利亞直做了三十五年苦工。方才默默測測。赦回俄京。却仍是帶到警察省去。把他衣服剝下。把舊時卸下的那些裝飾。重新給他戴上。一趕趕了出來。那姑娘青年出國。直弄到皓首而歸。又受了那些羞辱。沒個伸訴之處。他怨起命來。一口氣就跑到那佛河邊。投了下去。從此他那段冤枉。就永無披露之一日了。你想這事。可奇不奇。可慘不慘呢。古登道。這件事英國報上曾經載過。我從前聽得人說。還只道是謠傳的。元來竟實有其事麼。愛黛嘆了口氣道。何嘗不是呢。當他趕出來時。我爹爹還曾見過他。要想給他一間屋子。收留了他。實在他情形太苦了。所以竟自自盡了。古登聽了。也慙然半晌。憤憤的說道。俄國內情這樣。還有什麼天道麼。這種野蠻的政府。也教他存立地球之上。無怪他國民不服。上下離心。虛無黨滿地都是了。愛黛道。可恨我是個女身。又且不生在此。



俄國要是我是個俄國男子。只怕也要幫助那班虛無黨人。把這個專制政  
 府推翻的。說着聲情俱厲。好像替那些受苦的人報怨的樣子。停了一停。又  
 慷慨說道。我往常無事的時。總在那裏滿心盤算。以爲一個人要在世界上  
 做些大事。博個榮名。再沒有勝過殺一個獨夫民賊。救了那千萬人的生命。  
 自由的。值得了。從前英雄考台所做的事。你看我。是個柔弱女子。却也情願  
 去做的。這邊閣子內。正說得興起。那間壁房裡的那個警察聽了。捋着鬚鬚。  
 自言自語道。好好。你倒有這般志氣。只要你有這兩句話。管叫你就在哥考  
 羅開親王的掌握之中了。說罷。又搓着兩手。冷笑了一聲道。無論如何。待我  
 將這事報告起來。總可使老夫多得千金之賞呢。這且按下不表。却說古登  
 聽完了。便說道。這種事情。雖然多是專制政體的壞處。只是也不能專怪那  
 些君主的。你但看俄皇的行事也。還算得一個熱心的人。他不是常想開放。

彼 得 警 長

那些奴隸的廢內中倒有一個人暗暗在那裡主動。俄國一切苛酷的罪案。差不多多出在他的手裡。便是俄皇也不能做主呢。說着忽然把手向下面一指道。你看俄皇在那裡進戲園了。愛黛向外面看時。果然俄皇駕到了。進了大門。正向大廳而來。傍邊雄糾糾氣昂昂簇擁着十餘個護衛武士。裡邊庭心裡。早又笳鼓齊鳴。奏起保皇歌來。一時間內內外外的人。都垂頭致敬。愛黛看那俄皇。一路進來時。氣象溫和。形容謙抑。便道。看他樣子。果然是個好人。我却還是初次見他面呢。這話還沒有說完。忽聽見相離不遠的地方。轟轟轟連三聲快槍。一時間滿園的人。便驚惶失措。紛紛大亂起來。正在這個時候。古登探出頭去一望。好像有個人從隔壁房裡竄出。他便丟下愛黛奮身一躍。躍到他身後。就把他領口這一把抓住。正要按下他去。忽覺得背上着了一刀。他一着了痛。兩手一鬆。就被那人掙脫身子。向前一溜烟逃去。

他到了此時。那裡還肯饒捨。便也沒命向前趕去。穿過了走廊。下落了扶梯。正要趕到前面屋內時。忽然身子一躄。立脚不定。一交栽倒在地。便再也撐扎不起了。這邊且丟下不表。却說愛黛見古登不知爲了何故。忽然竄了出去。等了好一會。却再不見回來。又看了下面那般擾亂。一個人坐在那裡。便不覺大驚起來。正惶得沒有主意。忽見門口忽忽忙忙。走進了一個人來。他只道就是古登。那知停睛一看。却是他父親。他父親一見他。就說道。愛黛快走罷。這戲園中不知有了多少刺客了。愛黛道。方才那槍是刺客放的麼。他父親道。正是。却幸俄皇陛下。並未受傷。却是那刺客並未捉到。那槍也不知是從那裡放出的。說着又搖着頭道。咳。這事真是太險了。方才有個美貌姑娘。無端被槍子彈中。死於非命。還有個少年武士。受傷也是很重。所以我爲你很是擔驚。愛黛聽了。也嚇得連忙起身來。披了大衣。一面又問道。外面

彼 得 警 長

禁兵可到了沒有。他父親道。外面禁兵早已把這戲園裏圍得水滲不通了。只是我們出去。他們再不會攔住不放的。愛黛聽着。連忙扣好了鈕扣。便把一隻手插在他爹爹臂膀之間。一同出了那間閣子。便向樓下而來。到了庭中。只見造船大匠的雪車已停在庭心中間。白稚德先把他女兒扶了上去。又把條皮氈給他蓋住了下身。然後自己也跳上了車。那馬夫把駕車的兩匹高頭黑馬。加上一鞭。便一逕出了大門。管門的禁兵。上前查問。知道是造船大匠的坐車。也就並不留難。分開條路。讓他直駛出去。却說愛黛姑娘。雖然逃出了個險地。却不知不覺暗地裏種下了個禍根。你道爲何。元來那放槍的刺客。恰正是愛黛和古登說話所在的隔壁。他開放了後。却把那槍從壁洞中塞了過來。隨又把塞子塞上了洞門。外面便一些看不出來了。後來禁兵查揀時。就在屏障那裡查了出來。追究起根源來。那天坐在那間閣子。

裡的人。難道可以安然無事麼。這是後話。暫且不表。却說愛黛父女。坐的馬車。入了大路。沿途雖燈火輝煌。非常安靜。只是他們受了方纔這一驚。便覺得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好像這個京城裡。今天晚上。不知要死掉多少人呢。愛黛姑娘。越想越怕。不知不覺。竟縮進了他爹爹的懷裡了。這個恐懼念頭。只怕要到了家裡。才能放下呢。如今且把華佳宮中之事。表白一番。却說御戲園大會的次日清晨。公主還沒有起身。這時候臥房旁邊。有間小室。這小室的中央。擺下了一個火爐。火爐周圍。却團團坐下了十餘個垂髻宮女。在那裡靜測測的你一杯。我一杯吃茶。等候公主起身。內中有個侍女。一頭拿了个檸檬水瓶。滴在他茶杯內。一頭把耳朵聽着裡面道。奇了。今天公主睡覺。怎麼忽然有起鼻息來了。又有一个道。正是。只怕是醒快了。我們快去預備下了加非茶。好等他一搖鈴。便送進去。那一个道。說到加非茶。我又想起

彼 得 警 長

了一件故事來。從前預備加非的好手。要算是葛佳姊妹。從他死過之後。便  
 沒人再跟得上他。我們公主。也就沒有好加非吃了。算來也是不幸。那一個  
 道。提起了葛佳。怎不令人傷心。他當初不過灑差了些香水。公主便把他送  
 到警察局去。以致後來回宮後。大發熱病。不多幾時。就死掉了。你想一個人  
 那裡沒有些小過。便是一個婢女。也不應這樣嚴罰。公主的待人。真也太苛  
 酷了些。當下內中有個年紀大些的。連忙止住他道。白婢。你還不閉了你的  
 賤嘴。你再這麼說。我們竟要把你疑做虛無黨了。你難道不聽見俄國有句  
 俗語麼。說一個女兒受辱而飽。暖勝於飢寒。而自由麼。公主好衣好食。供給  
 我們。還算待虧了我們麼。白婢聽了。一頭謝罪。一頭嘴裡還是自言自語道。  
 金籠裡的鳥。人家看着多。說他舒服。照我看來。那裡及得栖在樹林裡的。適  
 意呢。他們正想還說些什麼。忽聽得裡面鈴聲响了。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

回分解。

第三回

因愛成仇暗施毒計

轉禍爲福代策良圖

小

說

林

話說那些侍女正說得熱鬧。忽然聽見鈴聲一响。就知道公主已經起身。便一个个默默無言了。內中一个年紀最經。相貌最美的侍女。名字叫做羅苔的。連忙立了起來。去上面桌子上。取了个銀盤。裡面放的加非茶。是早已預備好的。捧在手裡。一步步向公主臥室而來。進了臥房。一看。只見他剛剛起身。雖然下了牀。坐在靠牀一只便椅上。上半截的身子。却依然橫倒在牀上。並且衣服還沒有穿全呢。羅苔輕輕湊到他身邊。向他臉上一看。只見他頭細髮披散在繡枕兩旁。桃靨褪紅。柳眉消深。兩隻秀眼。朦朦朧朧。似開未

彼 得 警 長

開的合着。好像在那裏想些什麼的一般。他便低聲問道。公主千歲。你可曾搖過幾回鈴麼。請你恕我沒有聽見。公主聽了。把兩眼略睜了一睜。有聲無氣的說道。羅苔。你不要在這裏鬧鬼。快把加非放下了。跪下去給我。把鞋帶縛好了。羅苔聽了。連忙把那盤向旁邊一隻孔雀石的椅子上。一放。彎下身去。給他縛鞋。不道要緊了些。沒有把那盤放得安穩。臂彎偶然一碰。便把那盤磕了下來。碎然一聲。那盤落在地上。這杯熱騰騰的加非。恰好不偏不倚。剛剛磕在公主的腿上。這時候他雖然穿了衣褲。外面的湯水。滲不進去。只是這一般熱騰騰的氣。直逼了進去。這一來就激得他一個翻身。爬了起來。且不追問情由。劈手便把羅苔的髮髻。一把揪住。一面伸手下去。提起一個釘釘的皮鞋。把那釘尖向外的所在。朝着羅苔臉上。就一陣沒命的亂打。羅苔自知做差了事。若一掙扎。愈加添罪。只得忍痛受打。直等他打得無力了。



方丟下了皮鞋。用指尖指定了他罵道。你這賤婢。清早就給我沒趣。真叫我氣得要死。還不快滾出去。替我叫那白婢來。那羅苔把一雙素手。捧着血淋淋一張俏面。忍氣吞聲。出來傳喚白婢。叫他進去伏侍。那白婢那敢怠惰。連忙急步走進房去。只是面色嚇得土也似的心上突突突只跳個不住。走到跟前也照樣叫了一聲公主千歲。公主道。白婢給我穿好衣服。只是用手放輕些。我不是那般粗魯的人。禁得起人家亂捧亂扯。我知道你指甲很長。你給我穿衣。切不可使他碰着我一毫皮肉。要是不小心。那羅苔便是個榜樣。你也小心你的背上好了。白婢不敢多响。只答應了一聲。小婢知道。便當當心心動手起來。正穿到中間。只聽得公主冷笑了一聲。向他說道。白婢。你可曉得你公主昨天受了人家欺侮了。你對於這上的感情。怎麼樣呢。白婢道。這怕不見得罷。那個人難道有天大的胆麼。怎敢來欺侮公主。若是果有此

事。我却心中真不安。公主哼了一聲道。好。你這不知恩德的奴才。我正正經經的告訴你。你却還疑心我說謊。你要心上不安這句話。誰人來相信你呢。白婢連忙道。公主。請你不要錯會了意。我因爲公主待我十分有恩。所以不情願想到有人欺侮公主。並不是小婢不知恩德。公主道。元來如此。這也罷了。如今待我來告訴你。我昨天一時氣昏了。竟會做了个馱子。把我所有的東西。和房子田產。一齊多輸給人家。險些兒把我這個身子。也輸給於人呢。那氣我的人。是个英國的賤奴。他竟敢愛了他本國一个賤女子。竟把我待他的好處。一概都付諸流水。白婢道。那英國人只怕不致於敢忘棄公主的公主道。確然如此。他的行爲和言語上。處處都叫人心死。並且昨天他離開我。就去和他的愛人。坐在一間閣子裡。談到俄皇被刺的時候。方纔分手呢。說着又恨恨的說道。咳。這等人最好把昨天行刺的案件。移在他兩人

身上。把那女子。捉到警察署去。綁在柱上。活活把他斃死。直把他身上的肉。一塊塊都割了下來。好叫那英國賤奴看了。心中雖苦而不能說一言。方才出我心頭之恨呢。白婢道。公主。這樣辦法。很好。只是俄國的法律。止能加在俄人身上。他却是个英國女子。若要把他怎樣。豈不犯了國際上的公法。只怕俄們天皇爺。也不能做主呢。公主道。元來你還不曉得。他雖然是个英國人。他的父親。却早入了俄籍。只要他母親是个俄人。或者他是在他父親入籍以後生的。那便也就等于一个俄國人了。俄國的法律。便也加得上他了。我正要將這事調查明白。方好處置於他。說罷。又自言自語的說道。愛黛。愛黛。看我。我是个窮公主。管能够把你這賤婢。致于死命。白婢聽到這裏。忽然睜大了兩眼。急急的問道。公主。你恨的那女子。就是那愛黛麼。公主道。正是。才說了這句。只見白婢忽然叫了一聲阿呀。愛黛小姐阿。可憐我那被刺的主。

彼 得 警 長

母呵。兩眼一瞪。雙手一伸。撲的一聲。便栽倒在地上。連一些兒人事都不知了。公主看了。摸不着他什麼頭路。正在那裏對了他發怔。忽見房門開處。閃進了一個人來。那人生得身材長大。相貌清奇。穿着一身金光燦燦的軍服。胸前飾滿許多寶星。公主一見就認得是俄京秘密警察總長哥考羅開親王。一早上他和這幾個婢女淘氣。所以到了這時。身上的衣服。還沒穿齊。一見了他進來。倒着實不好意思起來。便叫道。哥親王。你也太胡鬧了。怎麼一早上不聽人家招呼。便跑進人家臥室來。這裏臥室。是你有權可以進來的麼。那親王道。什麼有權無權。昨日我是身有職司。所以諸事循禮而行。到了今日。也就隨便了。爲什麼你這屋裏。我就來不得。公主道。不是這麼講。一个女人家的閨房。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地方。怎麼可以隨你來往。那親王笑了笑。隨他女人家的閨房。只要是警察。那就可以進來得。因爲他們是無

處不可去的。況且我已經進來了。你又何必給我爭辯。請你省些精神罷。公主道。既這樣。請教王爺。到這裏來幹什麼。莫不是特誠來侮辱我的麼。那親王道。那不敢。我此來特有一件要事。來和你說的。又指着地上躺的白婢問道。這個婢女。還是假睡在這裏。還是昏倒在這裏呢。公主道。自然是昏倒的了。請你有甚要話。只管直說。便是他是假睡。諒他也不敢謠傳出去。敗壞我們的事情。哥親王道。不差。待我來對你說。公主呀。你的家產輸完了。你現在是個窮人了。但你生得很是美貌。那還不怕怎樣。公主聽了。忙道。王爺。你要來說的。就是這些話麼。那親王道。請你莫慌。我還沒有說完呢。你爲人也狠沈靜。平常施出些機謀來。也很利害。我是一向佩服你的能幹的。公主忙又止住他道。呀。我知道了。你是特地來討好討我的。那親王道。豈有此理。我是實在有件於你有益之事。特來和你商量的。我因爲想到昨日你把你家

彼 得 警 長

產盡行輸去。到了明日。你把什麼來過活呢。想來只好賣賣花串串戲度日子了。只是你原是個貴公主。一旦窮困到這個地步。你自己儘不慚愧。却叫我們一般皇族中人。把面子攔到那裏去。所以我特來替你想個立身的法子。我們警察省中。久要用像你這樣一個副手。因爲沒有相當之人。所以攔起在那裏。如今我且問你。你可願做這件項當麼。如若肯做。包管你的負款。不久就可清還。而且每月還給你俸金八萬羅卜。不過我須交代明白。你若受了職事。那時你便是警察省中一個奴隸了。到了辦公時候。無論什麼親近的人。總不可殉情包庇。也不許親近他們。以致洩漏事機。這件事你可答應得下麼。公主聽了。想了一想。道。這且慢講。我要先請問你一句話呢。我受了職司以後。若有平常我所恨之人。可有權力來把他們任意處置麼。那親王道。那總隨你的便。你若和我合了夥。我把一切秘密的信息。都要告訴

於你呢。總而言之。只要你伏伺得好。憑你要做什麼。我總可以稱你的心。公主聽罷。笑道。元來竟有這許多好處呢。我那裏夢想得到。只是設或我的仇人。是個美貌的女子。只怕你見了。也就不忍橫加辣手了。那親王道。你說些盡是笑話。若是真有其事。你看我鐵面無情。給他一個辣手。也叫你快活。公主道。好。如此。以後我們便是禍福同享的了。王爺你且聽我講。我如今已情願做你的副手。服從你的號令。把我一向的尊榮富貴的身分。都丟了開去。却把那些奸詐險毒的手段。都一件件習練起來。只要你能夠幫我把我那所恨之人。一个个致之死命。報仇雪恨。使我立於沒人敢欺侮的地位。那時警察省中。要差我做什麼事。我總肯盡心竭力。替你們去做。那親王道。好。我又記起了一件事了。你到了警察省後。從此不准賭博。可能麼。公主道。我是被賭博陷害了的。那裏還敢去犯。請你只管放心。那親王顛了顛頭。

忽然又說道。我還有一句話。你須記着。你從此切不可有情人了。公主聽了。氣得直跳起來道。你還要說什麼情人。爲了情人。險些兒沒有把我氣死。從此以後。我沒有情人。只有恨人的了。我當初雖是個公主。如今又當了警察。一切行爲。便不能都照從前的樣子了。兩個人談談笑笑。差不多盡是這些說話。沒耐煩細細去表他。如今却說俄京警察。本來是最有名的。那警察長哥親王。原是個精明不過的人。他那手下的帮手。實在也不知多少。如今却怎樣說警察省中。沒個帮手。那個帮手必要是個婦人。別的婦人還不行。而且必要一個貴公主呢。這個緣故。實在使人難以明白。只是緣故是必有的。且待下回分解罷了。

第四回

究奇言尋根問底



悔前情溯本追源

小 說 林

話說俄京警察長要請華佳公主做他副手。確然有個緣故。因爲他自已雖然技藝超羣。只是有些他走不到的去處。却就無可用力。這華佳公主是個婦人。而且又是俄國公主。身分十分高貴。如今有他做了帮手。便是各國公使的內院。通國貴族的閨房。沒一處不可前去。交接前去偵探。探出了什麼。便去報告警察省。却由警察省把其中有關緊要的。再去報告於俄皇。這樣一來。豈不是面面周到。萬無一失麼。這是後話。暫且不表。那親王又和華公主說了些話。又把他所負的債。算了一算。便道。爲數有限。不難即日了結。至於你的俸金。也可於明日爲始。逐月預付。說罷。又道。如今話已說明了。我也要告辭了。說着便走了出去。公主見他去後。心中自忖道。我見他一早闖進房來。還道他不安好意。誰知強盜發善心。他竟是前來救我急的。想罷把

彼 得 警 長

裏衣扣好。又把外衣一件件也穿好了。忽然回過頭來一看。只見那白婢。還是直踡踡睡在地板上。便叫道。白婢。你這賤人也昏得够了。還不快起來麼。只見他鼻息呼呼。身子仍然不動。公主怒道。這賤人胆敢在我面前昏倒。已是可惡之至。如今我要用着他。他却還不醒來。真叫做情理難容了。說着把脚尖去白婢腿上。一陣亂踢。踢了一回。這才見他悠悠忽忽。回過魂來。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身子睡在這裏。他倒還有聲無氣的尋問根由。公主厲聲喝道。狗賤人。這裏沒有你踡屍的地皮。還不給我快起來。方纔誰教你昏倒在地上的。却還敢來查三問四呢。你還不起來。我要到你臉上來跳舞了。白婢聽了。慌得一骨碌爬了起來。向着公主哀求道。公主呀。小婢該死。方纔身不由主的昏倒了。實在不是有心的。求公主饒了這一回罷。公主道。既如此。這也可以。只消告訴我你那被刺的主母是什麼人。我便一些也不罰你。

想來這事。必然很好聽呢。白婢這時臉色已漸漸轉紅。聽了這一問。忽然又驚得面如土色。氣喘吁吁的答道。我並沒說什麼主母被刺呀。公主哼了一聲道。你是忘記了。却還有我記得在這裏呢。你的主母。必然和愛黛有些關係。可是他母親麼。給我快快說來。白婢哀告道。公主。你這問題。來得沒頭沒腦。小婢賦性愚劣。實在猜不出這等啞謎。公主喝道。賤人。你還要瞞我麼。方纔你昏倒之時。自己嘴裏說出來的。說什麼愛黛小姐呀。可憐我那被刺的主母阿。這幾句話。難道會毫無來歷的麼。白婢聽了。只是爭辯不認。公主見他這樣。不覺大怒道。賤人。我曉你這種賤骨頭。不用嚴刑來拷問。那裏肯說實話。且待我拿把鑽了來。鑽你的鼻孔。看你招不招呢。白婢道。小婢是公主的奴隸。公主要強罰小婢。只好聽憑公主做就是了。公主道。說得真好。既然這樣。我就叫你把先前主母可是被人刺死的話。先告訴我。我只怕還是你

刺死的呢。白婢連忙道：「那我怎敢。我是非常愛他的呢。」公主笑道：「你這賤人到底還不是瞞人的老手。我聽你口氣就知道你主母一定是被刺的。不過不是你刺的罷了。如今你再說你主母可是愛黨的母親麼？」白婢道：「公主阿。一個人受了人家厚恩。若是泄了他的事。以致害了人家的性命。那是上天都不容的。公主聽了。又把隻手拍着道：「招得又好。你明明是說你是從前受過愛黨母親的恩的。如今若是說了出來。必然要連累愛黨。可是麼？」我是早明白了。並且你說什麼害人性命。這必定指着活人說。並非指着死人說的。這越發顯而易見了。白婢驚道：「公主。你切不可這麼猜。我的被刺的主母。和那造船長的女兒。是一些都沒有關係的。」公主道：「我且問你。他是俄國人。還是別國人？」白婢狼流利的答道：「他是俄國人。」公主探着頭道：「我不相信。你能罰一誓麼？」白婢道：「能的。」公主冷笑道：「好個伶俐女子。我倒佩服你。只是

小

說

林

你太把我當獸子了。你想說了你主母是俄國人。便使我疑不到愛黛身上。可惜說話之間。未免露了形迹。被我識破了機關。你說你主母是俄人。只怕是指入了俄籍而說的。並不是說他是俄國產罷。白婢道。公主。小婢說的話。都是無心的。你切不可認做有心。請你寬宥些我罷。不要苛求了。公主冷笑道。那有這等便宜的事。方纔你說你那主人是俄國人。不是愛黛的母親。並且你還肯罰誓。我此刻正要你罰誓呢。那邊桌上。有本聖書。給我拿過來。却看你罰誓。白婢失驚道。公主使不得。要拿了聖書罰誓。小婢有些不敢。公主道。好了頭。你到底還有些人心。我如今也明白你的說話了。請你給我出去罷。說着又自言自語道。好。這樣看來。顯見得愛黛確是俄人所生。我的權力也就可以及到他了。白婢聽了。戰兢兢不敢再說一句話。慢吞吞的出去了。這華公主宮內之事。暫且按下不表。如今却要把白稚德家中之事。表白一

彼 得 警 長

番。却說造船大匠的住宅。是造在英屬埠頭上的。外面的裝飾。雖覺着十分樸素。裡面却寬廠異常。陳設的東西。也很美麗。兩傍的隣居。都是些皇宮別墅。這個位置。原來是最優美的。又兼着隔着大門不遠。有條狼繁盛的大道。這大道的兩旁。密密種了一帶樹木。每逢夏月。當夕陽西下之時。在那樹木空處。遠遠望得見這條大路上。馬車行人。往來不絕。最好看的。是那些美貌女子。携着洋傘。牽着小犬。一羣羣在那里散步乘涼。又有那些乳母。推着小兒車。在那樹陰之中停車調笑。這一派風景。令人有到了英國公園中之想。但是這時候正值嚴寒。聖彼得堡全城中的房屋。多是冰封雪結。恍是入了水晶宮的一般。隣近那條那佛河中。結成的冰。也不曉得幾尺多厚。只不過行人車馬。都可以在上面行走。再不怕墜落下去的罷了。每到夕照。山便是凍雲漫空。寒風刺骨。若非身着重裘。看勢必然凍倒。就是門前那條狼熱

鬧的。大道到了此際。也是烟消火滅。人馬無踪。立在門口望去。竟可以一天到晚。沒有一乘雪車駛過。這種寒冷的光景。竟要算得世界上獨有的了。說到白稚德的屋裡。佈置得却是十分溫暖。休息室中生着一個很大的火爐。四面門窗上面。都掛着兩三重綿帘皮幔。坐在裏面。只覺得風和日暖。滿室生春。這日正在早餐時候。室中預備下了一席俄國最豐盛的早點。不多一刻。他父女二人。進來用膳。那白稚德久居俄國。所以起居飲食。都與俄人一般。茶杯之中。歡喜滴些檸檬。熏鴨之中。歡喜安些酸醋。吃的點心。都是些牛乳布丁之類。愛黛却一向在英國居住。如今才到俄國。見了這等食物。一些都不能下咽。每天食時。總不過討兩個雞蛋。和兩塊麪包。用些牛油蘸着。充饑罷了。這天朝上。正在那裏用膳。愛黛拏着一塊麪包。縐着雙眉。嚙了一回。忽然問他父親道。爹爹。你可是打算永遠住在俄國了麼。白稚德道。那裏是

彼 得 警 長

呢。只不過眼前還不能回國。等到將來老些。精力沒有了。想來俄皇也就許我回國了。愛黛叫道。呀。爹爹。你原是個英人。怎麼會把自由權都讓給了人家呢。白稚德嘆了一口氣道。這件事實在後悔也無及了。我因為年輕之時發財的心太盛了些。想起若是住在英國。憑你怎麼用心盡力。國中人浮於事。決計難以出色。我那時學成的技藝。是船工。我想起俄國近來新興水師造船的事業。必然十分發達。因了這上。我就跑到俄國來。那知一到這裏。做了不多幾時的工。我的本事。竟被俄皇所知。有一天召了我去。向我說俄國船廠裏面。正少你這樣一個人。你有了這種功夫。儘可以在此舒展舒展。只是俄國舊例。製造戰船。再不許在別國人之手。因為設或有人作弊。若是別國人民。法律便加不上他。諸事便都棘手。所以歷來造船的大匠。總是用本國人的。你技藝雖然精妙。可惜是個英人。國中製造戰船的大業。我沒法讓



給你手。你若肯入了俄籍。那便和本國人無二。我便也可以和你面訂製造全國戰艦的約了。我聽了這一席言語。一時沒了主意。竟會昏昏沉沉。聽了他的話。入了俄籍。以後。他果然和我訂約。過了這幾年。我果然也掙了百萬家資。又博了個俄國海洋司命的佳號。說到這裏。忽然低聲說道。兒阿。雖然這樣。我只怕將來金銀的害人。也不下於鐵鎖呢。愛黛嘆了一口氣道。這樣說來。爹爹是深得俄皇的寵愛的。這俄皇爲人。想也不差。昨天沒有被人刺傷。這也真是天相吉人了。白稚德道。正是。那俄皇真是個好人。只可惜國中的皇黨貴戚。都要來掣他的肘。使他不能自由。自主。要是沒有了這種牽制。他極願大救人民的困苦呢。說着又道。昨天的事。雖然怪險。總還算得徼幸。俄皇是一些沒有受傷。便是追逐刺客的那個少年英國人。運氣也與俄皇一樣。雖然背上着了一刀。却沒有斃命。不過抬到英公使署去時。却是人事

不省的了。但願他上天保佑。早早安痊才好。愛黛聽了。只驚得眼若銅鈴的問道。爹爹。你可知道他名字叫做什麼。白稚德道。這却不和道。不過看他所穿衣服的記號。大約是個英公使署的護衛武員。愛黛這時候。面如土色。大道。叫這一定是他了。他名字叫做古登。我和他在英國一向就相識的。這個人真是個溫良之輩。却怎麼會受了這種禍患呢。說到這裏。只把兩眼向着天。口中只叫天呀天呀。這從那裏說起呢。正在那裏大叫大鬧。忽聽見大門上。有人在那裏叩門。只得縮住了口。不開了。要知來者何人。爲着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置酒消寒深情舐犢

推門訪雪狡計認蛉

話說愛黛聽見古登受了重傷。正在那裏悲傷。忽聽見大門外有人叩門。只得止住了。跑到窗邊。推開帘子。向外一望。只見門前冰雪之中。停着一輛十分美麗的雪車。車上面坐着一個御者。身穿一件四面滾皮的天鵝絨大衣。頭戴一頂闊邊的帽子。上面嵌着一條天鵝絨的邊。居中用一個銀扣扣住。周圍掛了些紅色飄帶。頂上高晃晃裝了一個五彩花球。後邊拖了根孔雀羽毛。遠望過去。只見五花六離。十分好看。再望階沿上一看。只見有個壯大威嚴的漢子。身上披了件掃着地的黑貂斗篷。顛巍巍立在那裏。再想往他臉上細看時。只聽得門者已將大門開放。那人走了進來。就問道。你主人房間在那裏。白稚德聽見這一聲。只驚得面容改色。就把手招着愛黛輕輕說道。呀。聽這口音。像是警察長哥考羅開親王。他來有什麼事呢。話還未完。門開處。早見他走了進來。這時候外面貂斗篷早已卸下。身上只穿了件寶藍

彼 得 警 長

色的緊小軍衣。周圍滾滿了各式金邊。胸前又掛着十數顆寶石。把那頂洒金的繡帽。夾在腋下。笑容可掬的向着白稚德說道。白老先生。恕我相擾。我恭喜你令愛千金的美貌。昨晚在跳舞場中。竟被公衆品評他爲第一。便是華佳公主。哇洛夫伯爵夫人。也都比不上他呢。白稚德謙讓着說道。王爺過獎了。英國女子。像小女這般姿色。實在也算不上什麼。那裏就受得起王爺這般稱讚呢。那親王道。英國女子。果是如此。我們俄國的女子。大凡有些美貌。却狠歡喜人家稱讚。並且他自己也時常自負。因爲我國有句俗語。說婦人家的姿色。本是天賦他的權利。所以有了幾分姿色。便應該受幾分利益。這句話。諒也沒人不知的。你令愛我知他是个俄國人。想來必然也有同情。愛黛從旁聽了。只急得面泛桃紅的說道。我縱然或者生在俄國。却總是个英國人。白稚德接着說道。兒阿。你不必爭辯。人家總能够知道你是英人的。

那親王道。這許多話。請不必多說了。你可知道我此番來做什麼的。白稚德道。在下不知。正要請教王爺駕臨。有何見教呢。那親王道。我清早趕來。實在爲了你們令愛。老先生。我有一句話在這裏。譬如這裏聖彼得堡。每到冬天。一天二十四點鐘內。倒有二十點鐘。是在黑暗之中的。設如你一人獨有盞電燈。天天在那裏自己享用。大放光明。却不肯讓別人借用一天。分分利益。縱然別人不議論你。只怕你自己心中。也不安罷。白稚德聽罷。駭然道。王爺。你說話太深奧了些。在下爲人粗率。智識也短。所以竟一句都解說不來。要請王爺恕罪才好。那親王笑了一笑道。這些話。原是題前之論。難怪你摸不着頭腦。如今就待我直說了罷。我賤內樓王妃。昨天見了你令愛之後。回到家中。他非常歡喜。逢人就讚你令愛怎樣美貌。怎樣和順。後來向我說起。我就向他說你令愛已是沒有母親的了。他聽了之時。分外高興。一相情願。就

彼 得 警 長

要叫我來領你令愛去。到他宮中認他做個乾娘。他也只當他乾女兒相待。並且還說要領了令愛去和聖彼得堡城中那些最富貴的人家去交接。一心要給他找個風流才子做個女婿呢。我想我王妃實在是個慈善之人。向來待人最是熱心。便是宮中大大小小沒一個不受他的恩惠。你令愛能得他這樣見愛。以後相待之處自然比衆不同。不是我說句狂話。你令愛能進宮中伏侍王妃。實在要算三生有幸。後福無窮呢。愛黛聽到這裏沒本事阻止他。叫他不說。只得回過頭去。把臉向着牆壁。口中自語道。我是專誠到這裏來伏侍我爹爹的那裏會伏侍旁人。那親王聽了笑嘻嘻的讚道。好一個孝順女子。真是難得。只是你須明白。一個女子的姿色。是一去而不復來的。所以那些佳人美女。總十分愛惜他的韶光。珍護他的風采。你那姿色。是世界上所絕無僅有的。當此青年正宜善自珍惜。再不可無聲無臭。孤負了天

公這番美賜。我所以勸你進我宮中。跟着王妃。錦衣玉食。寶馬香車。在俄京中風光風光。也不枉了美人一世。至於在家伏侍爹爹。這也是你一片孝心。只是你爹爹也該參透這個機關。情願犧牲了些自己。幸福讓女兒去享享。清福。受受盛名。這才叫上慈下孝。各盡其道呢。白稚德連忙攔住道。承王爺與娘娘這番美意。愚父女實在感激不盡。只是要把小女帶進宮去。這却還俟緩商。因為王爺的高見。雖是這般。小女却一向並不以色自居。他爲了不曉得自己有幾分姿色。所以也不指望享幾分幸福。便是老夫素性癡愚。正和野人一般。再不會因他有色。生出什麼妄想。並且他一向慣居英土。近來聞得賤躬有恙。特意前來侍奉侍奉。如今我並沒甚病。他到了此地。體氣也狠不相宜。所以不久也就要把他送回英國。在這將離之數日中間。實不願讓他進宮。致我父女分離。其間愚衷。還求王爺明鑒。那親王聽了。臉上不說

彼 得 警 長

道。白先生。你這話說得錯了。你說別的。倒還可以相信。若說你令愛與本地體氣不宜。這却我不能相信。因為他元是生在俄國卜狄開斯措地方的。那裏會不服起俄國水土來呢。白稚德道。不是他是生在我入籍以前的。那年在卜狄開斯措所生的。另是一個。早已在大疫時候亡過了。說這話時。已急得滿頭是汗。那親王哼了一聲道。老先生。不瞞你說。我知道你的歷史。比你自已還明白些呢。這位令愛。只怕比你所說亡過的那位。還小些呢。據我回想起來。他生的時候。是在你入籍九個月以後。你尊夫人被害三年零六日以前。白稚德道。王爺。你說的被害。可是以為賤內是被人殺死的麼。但是這件事。我至今還未決信。因為當時那那佛河中流來的女屍。身上雖穿了內人衣服。指上雖套了內人的戒指。只是沒了首級。教人辨不清面目。所以我並不信是賤內的真身呢。那親王道。老先生。這是你平生第一痛心之事。自



然不忍說的。並且你夫人又是個極美貌的。難怪你分外悲痛這件事。好在與現在題目無關。我們暫且擱起。不去討論他了。只是我王妃要你令愛的事。他對你令愛的感情。不知爲甚來由。格外覺得真心真意。你却不可過於固執。負了他這番美意。如今且請你決定一聲。也好讓我去回覆。白稚德道。王爺娘娘的盛情。在下雖不能領受。却也置諸心中。永矢不忘的了。至於小女。他實在不慣久居此地。只消等河道開凍。一旦通航。我就打算送他回去了。那親王聽到這裏。又見他父女這種神情。知道沒有功效。便立起身來說道。這樣說來。我王妃這場心思。和我今天早上這番辛苦。都要歸諸泡影的了。停了一停。又說道。這件事呢。我也不能十分怪你。你有了這樣一個絕色女兒。自然視若珍寶。便是叫我生了。也要這樣愛惜的。又回過頭來。看了看愛黛道。呀。姑娘臉上。爲何也是這般驚惶。說着走到身邊。用手去他頸項上。

彼 得 警 長

像引小孩子的撫弄了一回。把兩隻眼珠射在他臉上。呼呼冷笑了一聲。就向白稚德說了一聲再會。竟自出門去了。暫且按下不表。却說愛黛見那親王去了。便喜道。可喜這惡人出去的時候。一副神情到還和善。但我嚇也被他嚇得够了。我却不懂他妻子不過見了我一面。連話都沒有講過一句。怎麼就會愛起我來呢。白稚德道。姣兒阿。你那裏知道這種元委呢。分明是他自己的意思。到說是他妻子愛你。他妻子是他的奴隸罷了。那裏有一點自由的動作。這事一定是他託辭的。我懊悔我自己差了主意。沒有將你早早藏過。不給他看見。像你這樣的美貌。住在俄京。本來是不大十分能安穩的。如今禍到臨頭。却怎麼好呢。愛黛見他父親急的這樣。連忙趕過來。跪在他面前安慰道。爹爹阿。請不要這樣驚慌。這裏那一個敢來叫我與你分離。無論我們在俄國住幾年幾月。我是也再不肯離開你的呢。白稚德哀切道。我

的兒阿。怎麼說住幾年。你在這裏是一刻多不能多等了。我若能早想到這惡魔也當你是個俄國人。是在你到的時候。我即刻就叫你回去了。如今我怕的就是在你也可算一個俄國人上頭。所以你今日當快快動身回去。愛黛道。爹爹。但你看他去的時候。那副神情。不是很和善麼。白稚德道。兒阿。他那副狡猾手段。你却那裏能懂呢。我從前曾看見有許多年女子。受刑拷打。哀聲震地的時候。他却還在那裏笑呢。他去的時候。曾暗暗說了一句畏嚇的話。你却那裏懂得。但我們嚇也無益。還是快快預備躲避他的奸計。這裏離鐵路車站。不過一里之遙。下午第一次火車是在一點半開車。約歷五點鐘的工夫。就可達德國自由之境了。愛黛大叫道。阿呀爹爹阿。你未免慮的太過了些罷。白稚德道。兒阿。我所說却多是真的。若然真罷不來。我也何必來嚇你。事不宜遲。快去預備你的東西罷。我去吩咐馬夫預備雪車。只說

是到各宮去赴俄皇的召的。到了半路。就抄道前往鐵路車站。這樣也可以不叫人家留心。外面天氣很冷。你須帶了覆面巾。快去罷。不能再遲一刻了。愛黛道。爹爹。你也不能在這裏再住了。同我一起去罷。白稚德聽了。嘆了一聲氣道。兒阿。我若這時同你一起去。俄皇必不許我移所有而去。這樣豈不把我三十年經營。一旦付諸烏有麼。所以我是斷斷不能去的。並且我在這裏也十分安堵。大約再過五年。我身體也必然無用了。那時那俄皇想也必許我帶了家資回轉英國。如今去好快去了。愛黛聽了。只得起來。回到自己房去收拾一切了。要知此去做出什麼事來。再待下回譯出。

第六回

感前情中途談舊

誣叛黨半路被拘

話說白稚德父女商議定妥後。愛黛便進房去預備動身。白稚德按了一按鈴。就見有個女僕進來。白稚德吩咐他道。你快去叫馬夫依父。在五分鐘內。在門外場上預備雪車伺候。那女僕望了一望窗外道。老爺現在場上積雪甚深。倒不如叫他時候在門口的好。白稚德道。不必。你只消照我所說的去傳話好了。那女僕答應了一聲。便轉身出去。不道這一去。却又暗暗伏下了一个禍根。因爲那女僕自從昨天。已受了警察省的僱金。所以處處都給他們留神。這且按下不表。且說愛黛在房中。不到一刻。就裝飾的齊齊整整。外面披了件狐皮的斗篷。臉上遮了塊白緞的面覆。這般裝飾。元是俄國婦人家。寒天出門的常服。愛黛因爲既可抵禦寒威。又可免人注目。所以就用了他。却正是一舉兩得的。收拾停當。父女二人。又談不到五分鐘工夫。便一同出門。上了雪車。那馬夫依父加上兩鞭。那兩只高頭黑馬。便放開脚步。豎起

彼 得 警 長

駱毛。一直向前好跑。這時候寒冬正盛。積雪盈衢。街上那些步行的人。差不多都是些下等的人。身上穿的。不是羊皮。就是狼皮。那副瑟瑟縮縮的樣子。叫人看了。真是可憐。遠遠望去。有時也有幾乘雪車駛過。內中坐的。大概都是些軍營中人。奉公出門的。至於平日那些公子王孫。佳人美女。到了此際。便形迹全無了。却說白稚德一路和愛黛說話。只因恐防泄漏。大家都操着法國口音。看看前面。已跑到一個兩路相交的地方。那白稚德無意中一望。忽然面容變色。緊緊握住了愛黛的手臂。用手指着那邊說道。你且留神看一看。這個地方。便是你生身母親。從前在那裏自盡的。愛黛驚道。阿呀。就是這個地方麼。白稚德道。正是。這個地方。還有一件異事呢。有一回正在那裏修理。那條路上。元有個很大的地穴。當時有人下去。探了一探。說是在這穴內。可以望得見俄國京城地下的木橋。那些木橋。經年累月。浸在那污濁的

黑水中央大半多已腐爛的了。兒阿。這樣看來。俄國京城之墜落。眼見得便在目前。便是那冬宮御戲園等一切珍貴的地方。必然也盡在劫中。愛黛聽到這裏。連忙含着一腔眼淚。攔住道。爹爹。這等說話。留在將來再說便了。我此刻狠要緊聽我母親自盡的麼史。白稚德嘆了一口氣道。這件事雖然隔了有十多年。却總不忍去說他。所以你一向沒有知道得十分明白。講到那時。我和他還都在年輕時候。你母親雖然比你要大到六歲。只是那副可愛的神情。却正和你如今一樣。有一天到冬宮去跳舞去的時候。元是和我同車去的。只因我的車馬都是凶悍不過的。那天馬夫又御得不好。一路上冲撞撞。接連三次。幾乎把車子撞倒。你母親跳舞罷了回家。因為禁不起方纔那般顛簸。所以決計要另尋別車。不願和我同車回去。當時大會中有个哇羅夫伯爵。一向爲人很是溫和。外面名譽也很珍貴。年紀又比我老得多。

彼 得 警 長

足可以做得來我們的父母。我當時想。若是把你母親托給他。叫他同車送到家中。這真是萬無一失。所以我便去央懇他。他聽了。好像很是歡喜。並不推却。便答應了。那知我回家之後。等了有三點鐘時候。總不見你母親回來。再過一刻。那伯爵却攔攔忙忙的來了。一見我。便說你母親走到半路。就是方纔我所指的地方。忽然大叫一聲。從車中直跳出來。恰巧跳在那個穴內。那地穴內的水勢。比衆來得湍急。等到下車去看。已經形迹全無。當下也派了馬夫。乘了車子。到就近叫人來幫撈。他自己却步行前來報信。我見他神情慘切。舉動驚惶。只當他是好人。所以竟深信於他。也叫人去幫同撈救。鬧了半天。那裏有些影響。直到過了一禮拜後。忽有人傳說在海軍省下半里之遙。那佛河口。有個無頭女屍。順流岔出。我去一看。身上的衣服和手上的指環。都確然是你母親去跳舞時所穿的。只是那屍身的肉色和肥瘦。却絕



然、與、你、母、親、不、同、並、且、沒、了、那、個、頭、越、發、覺、得、事、情、可、疑、當、時、大、家、傳、說、都、  
說、是、被、大、魚、吃、去、的、只、是、據、我、想、來、竟、是、我、自、己、不、慎、誤、托、歹、人、竟、是、上、了、  
人、家、當、了、大、概、必、是、那、哇、羅、夫、伯、爵、見、色、起、意、要、想、李、代、桃、僵、混、過、了、人、家、  
耳、目、我、雖、明、知、其、意、只、是、他、當、時、做、這、里、的、警、察、大、臣、在、俄、京、內、的、權、力、是、  
數、一、數、二、的、若、是、我、去、首、告、了、非、但、沒、有、結、果、而、且、後、患、無、窮、兒、阿、你、想、你、  
母、親、不、見、至、今、足、有、十、七、年、但、是、這、個、問、題、却、到、底、沒、有、能、決、得、明、白、竟、是、  
混、混、沌、沌、成、了、一、件、最、可、慘、的、疑、案、你、想、俄、國、的、黑、暗、程、度、還、有、那、國、比、得、  
來、呢、這、便、是、我、叫、你、從、速、離、開、俄、國、的、緣、由、你、如、今、可、明、白、麼、愛、黛、聽、完、了、  
這、一、席、話、那、一、股、冤、氣、直、從、脚、心、透、到、頂、心、却、一、時、發、泄、不、來、只、在、那、里、低、  
頭、不、語、心、下、躊、躇、却、說、白、稚、德、停、了、一、刻、仍、操、着、俄、國、話、吩、咐、那、馬、夫、道、依、  
父、我、倒、忘、記、了、我、還、有、件、要、事、要、到、鐵、路、車、站、去、一、回、哩、你、給、我、快、趕、到、那、

彼 得 警 長

裏再講。那依父聽了。連忙帶轉馬頭。直向火車站這邊而來。跑不上五分鐘。那雪車陡然停止。元來火車站却早到了。白稚德跳下了車。又把女兒也扶了下來。然後一同邁步向前。愛黛抬頭看那火車站時。只見這車站的大小。却正和英國乞林架站差不多。不過沿路接客。甚是稀少。到了裏面。那些客房。都不十分寬廠。四下裏沒有一點兒乾淨土。而且大餐檯上。並不預備一些點心。上面的玻璃天窻。大半多已破碎。所以約略看去。好像一個英國的破落貨棧。白稚德四面一看。要想找間好些的客房。讓他女兒坐一坐。那知到處尋來。只因天窻破了。風雪都可透進。那些客房。沒一間沒有積雪。竟沒有容人安坐之處。再望窗外一望時。幸虧那火車却早到了。白稚德便向愛黛道。我們還是那裏去坐罷。說罷。一同出了車站。直向火車而來。愛黛看那火車時。只見那機器車。製造得粗燥不堪。後面拖的列車。只有一座是客車。

餘外多是載貨的。白稚德走到那客車下面。把扇小門推開了。指着向愛黛道。你躲進去。在那角裏坐定了。却待我去買票。到了這裏。眼見得你不久便可離去俄國。真是謝天謝地呢。說罷。抽身去買票了。愛黛上了車。還沒有坐定身子。忽見車門一開。走進了個面白如霜。烏眼黑髮的人。一步步逼近身邊。操着法國語說道。姑娘。你最好立便下車。愛黛驚道。你說這話。什麼意思。那人道。請你和我一同到警察省去。正爭執間。白稚德恰好買票回來了。見了這樣。便上前攔住道。你這人也好糊塗。他是個女子。有什麼罪。要跟你到警察省去呢。那人冷笑道。你才糊塗呢。這女子犯下了這等大罪。你還敢來庇護他麼。我現有諭單在此。你要抗拒。也不要繁說罷。吹了一聲叫子。就有六個穿灰色軍衣的警察。鬩的一聲。趕將攏來。白稚德見了。只嚇得面如土色。失聲的說道。阿呀。我並不敢抗捕。不過要問明我女兒犯的是什麼罪呀。

彼 得 警 長

那人大聲道。迷天大罪。乃是要謀刺天皇的。白稚德聽那警察誣指他女兒這等大罪。只氣得話都說不出來。停了好久。才發狠道。元來這樣。我們跟你前去便了。那警察道。且住。我們來時。只奉令請你女兒去見哥考羅開親王。他還立等在那裏呢。却沒有奉命拿你。白稚德道。那不干你們事。這是我自己情願伴送我女兒去的。只是你們可能容我父女二人。同坐了自己雪車去麼。那人道。你們既順從了號令。那也沒有什麼不可以。只是切不可半路逃走才好。白稚德連忙道。什麼話。我們狠要緊。到警察省去。辯白我們罪案。那有半路逃走之理。那人道。如此。你們快換車罷。白稚德雙手握住了愛黛。一步步挨到自己車中。坐定。馬夫依父把鞭子加上一鞭。一路只向警察省進發。看官們要晚得。方纔那人說的。不要逃走那句話。真是一件狠可笑的話柄。你想俄國京城。是怎樣一個所在。真是天羅地網。蚊虫都飛不去的。便

是路上的人。大半都是警察省的眼綫。那裏走在路上。竟會容人逃走之理。那白稚德要不是心中亂了。也就要笑他說話希奇。只因此刻心亂如麻。辨不出語中之意。倒反答應他決不逃走。你道可笑不可笑麼。閑文少叙。只說愛黛受了這場驚恐。只嚇得癱在那裏。但憑他父親和人辯駁。直到此刻才兩手抖抖的拉住了他父親的臂膀。就道。阿呀。父親呀。他們說的那話。連我自己都不知道。這真從那裏說起呢。白稚德道。兒阿。我也再想不到的呀。這必是那警察兵。設計來陷害我們的。俄國歷來所定的罪案。那一件不是從警察誣指的呢。但是我兒。你也不必十分警慌。若然到了那裏。果然有甚可危的事。我可以到英使署去。將這事告明英使。請他特奏俄皇。不管怎麼。想俄皇必能秉判公斷的。愛黛道。這事怕靠不住罷。你不聽見俄國俗語說的上天。太高。俄皇。太遠。麼。白稚德道。我們這等樣人。自然穀不上俄皇。若有英

公使出場。只怕俄皇也就要理會理會了。愛黛道。爹爹。你到底知道我得罪之由麼。白稚德道。大概必是你在跳舞會上。有甚不小心處。說出了什麼話。被人探悉了。去報信的。愛黛想了想。忽然拍了拍手道。這却有的。那時我曾在一間幽靜小閣內。和人議論過一回事。只是那裏會被人聽去呢。白稚德道。你和誰議論的。可是個俄國姑娘麼。愛黛道。不是。是一個英使署中的隨行武員。這人是在英國時。早就認得的。白稚德急問道。這人叫什麼名字。愛黛臉上一紅道。他叫古登。白稚德既悟大聲道。就是那古登麼。要知他說出什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搜索閑情取歡愛女

裝成陷阱計害嬌娥

話說白稚德聽他女兒說出古登。不覺大悟道。你和古登在一起麼。我方纔連說的。有個英國少年武員。因爲捉拿刺客。受了重傷。就是他呀。說到這裏。只見愛黛驚叫了一聲。身子往後一仰。險些兒竟要栽倒下去。白稚德驚得忙用手扶住了。他一面又抖聲問道。我說了什麼說話。就會使你這樣悲傷呢。愛黛聽了一時。那裏回答得出來。停了半晌。才說道。爹爹。你不是方纔說他傷勢狠重麼。只怕我們這事若鬧大了。他的傷勢更難復元。他一向愛我。甚深聽了。我有了這等事。必然悲苦。交加這豈不是雪上加霜麼。白稚德道。元來怎地。這樣看來。你必然也愛他的了。你最好不要瞞我。一个人所做的事。不比他所說的言語。便是父母也猜不到的。愛黛道。爹爹。我那敢有一事瞞你。我一向就和他很親愛的。白稚德道。這也是人情之常。並且還是一件美事呢。若是他爲人果是勇猛可嘉。我也可把你許嫁於他兒呀。你且不

彼 得 警 長

用憂愁。現在這件事情。我自己量力。必能替你到警察長面前去理處的。因為俄國的官負。大半都是可以用錢買通的。為父的囊中甚富。儘着把他費用。想來必能解脫。却談白稚德久居俄國。熟悉他們的風土情形。向來俄國人民。就是清淨無罪。也是朝不保暮的。至於那些警察。蛇頭狗臉。越發造孽無窮。往往有種百姓。被他們無緣無故。拘到署中。竟是件平常之事。不過他想起方纔警察所說的題目。來得太大了。若果然有這罪案。照俄國法律辦理。重則立刻答死。輕則發往西比利亞。真是十分危險的事。他心中雖然這樣想。臉上還裝作沒事一般。一路上凡是所過之處。所遇之人。只管把來談論談論。極力引他女兒快活。正說之間。忽然有一輛很體面的雪車。如飛的擦身過去。白稚德探出頭去。一望道。這車子裏面坐的。乃是一個女子。年紀和你相彷彿。只是豪富非凡。你看他那輛座車。差不多竟是用金銀裝成的。上



面裝飾的那些彫刻美女。聽說還是俄國一個貴族。前晚送他的呢。那拖車的兩匹大馬。元來也是俄皇御賜的。愛黛道。方才那乘車子過身時。我在玻璃窗裏面。也曾看他一眼。好像就是那意大利的歌唱名妓。白稚德道。正是他呀。他現在俄京。要算一個有勢之人。那些雪孫貴族。那一個不想去拈惹。拈惹。天天總把些金剛鑽寶玉等物。去送給他。那知還巴結不上呢。你道可笑不可笑呢。前晚他正在舞台上奏技。那些純綉之輩。又拿了許多金盧布。丟上台上。賞他。要想討他的好。那知不但沒有討他好。倒反惹他大發起脾氣來。只說這些人。賣弄金銀。小覷了他。馬上吩咐手下。立刻把四千多磅的英金。一齊掃下台來。大家受了一場沒趣。不歡而散。只便宜了那些收拾舞台的人。下台的時候。還說什麼不是那些貴族。到他門上去伏了罪。他就從此不在此地歌唱了呢。這輛雪車。想來也是人家送給他的。愛黛道。他倒有

彼 得 警 長

這般精神。我狠是佩服於他。他可有父母麼。還是單身到這裏的。白稚德道。聽說沒有了。他爲人不但高貴而且很清淨呢。愛黛道。一個女子。單身在這虎狼也似的國裏過活。要是我做了他。怕不早嚇死了。白稚德道。天下之事。難以理喻。像我們這樣人家。在這野蠻國裏。處處可以招殃。獨是這等勾當。倒反得人人保護。再不憂有什麼禍患的。設或有了難爲他之處。法國先會給他報仇。他在巴黎的時候。敢怕比到如今還要風光些呢。這豈不要變成了一個國際問題麼。愛黛道。爹爹。難道兩個國度肯爲了一個女郎開戰麼。白稚德道。這是有過成規的。從前在我年輕時候。法國有三個跳舞的美女。因爲被英國出重價招雇了去。法國那些貴族。都如發癡一般。要和英國開戰呢。正談間。車子到了警察省前。陡地便停住了。愛黛到了此際。由不得驚叫道。阿爹爹。這事叫到我到底怎樣處置呢。白稚德道。放心放心。總有我在這裏。

你看停一刻。就能一同回去的。愛黛聽了。並不回言。這時候馬夫早已跳下了車。把車門來開了。白稚德先下了車。然後把愛黛也扶了下車。伸手把他胸前按了按。口中只是叫他放心。那馬夫依父在旁問道。老爺。這車子可要伺候在這裏麼。白稚德道。那個自然。難道這般天氣。要叫我們步行回去不成。說罷。扶了愛黛。便向警察省階沿上來。進得大門一看。只見居中一只大廳。全用雲石造成的。兩面兩座石扶梯。團團用石欄護着。兩旁走廊下。排列着許多門戶。上面都掛了着色的綢簾。門簾縫裏。望得見一間間內。都燒着烈烘烘的火爐。又有許多僕人。立在外面。聽候使喚。一見他們進來。便有一個人。上前問道。貴客到這裏。還是有公事來見親王。還是來拜會的。說着話。兩眼勾勾。注射在愛黛身上。白稚德不及回言。就聽那邊有人遠遠的傳話道。這二位是來拜會的。王爺有諭。叫請進來相見呢。那人聽了。那敢怠慢。連

彼 得 警 長

忙鞠着身子。在前引道。父女二人跟着他進了一扇旁門。走到一間很大的內室。室中一切陳設。多是照英國式樣的。牆壁上三面生了三個火爐。只見那哥老羅開親王。坐在一隻靠着寫字檯的椅子上。那寫字檯抽屜甚多。檯上堆滿了許多文件。屋子的四壁團團擺滿了許多書架。那書架上。都放着許多全字標面的書籍。這種書一向聽說就是記載全國人民的舉動的。凡是俄人。自少至老。偶有可疑之事。被警察探得了。都記起來。任憑一個婦人稚子名字事跡。完完全全都記在上面。設或有人犯了案件。只消叫本人來前。把那冊子當面給他看了。那警察長再說出應定何罪。那時隨他怎樣爭辯。竟是鐵案如山。沒有改移的了。不關正文的話。暫且擱起。却說白稚德父女走進屋內。那親王見了。笑容可掬的立起來招呼道。白老先生。這回事。情阻礙令愛行程。甚是不安。只是也出於不得已的。但令愛元是個俄國子。

民。便要出遊。也得報明一聲。才好動身。老先生難道這些些俄國律例。還不知道麼。白稚德急辯道。王爺。你弄錯了。小女實是英國子民。現在雖居俄國。仍居英國法權之下。是十分自由的。知道守什麼俄國法律。那親王道。英國子民。自然由英國法律去管治。只是俄國子民。那裏就可援此規避。我又是俄國執法人員。所管者只在實行俄國法律。你女兒。方纔和你說過。明明是個俄人。你還在這裏辯什麼呢。白稚德告道。王爺這話。也是有的。只不過不是這個小女。那個還要比他小些呢。那親王道。你對了我。還要這等胡辨。豈不是枉費唇舌。眼前那本簿子上。就有你女兒的生期月日。你不信時。立刻便可查看。我並不和你空辯呀。現在我的意思。是要請你令愛進宮去。和王妃談談。我有一句話。要和你說。若使他在旁邊。必然要嚇壞了他。白稚德聽罷。越發驚道。王爺。到底這事是關於我呢。還是關於小女。那親王道。等你令

彼 得 警 長

愛進去了。我自然會和你細講。說着立起來。往牆上按了一按電鈴。只聽裡面一陣鈴響。不到二分鐘。就有一個女僕。穿着法國衣服的。從旁邊一扇門內。推了出來。那親王不等白稚德答應。便吩咐那女僕道。墨蘭。你可引了這位姑娘。進去交給娘娘。就是他平日要見的那位。愛黛聽了。急得沒了主意。只是呆呆的看了父親。聽他怎樣吩咐。白稚德眼見情形。知道違拗不得。只得對他說道。你就服順了王爺的令。進去了。再說罷。說罷。又捧住了愛黛的臉。給他接了一個唇。愛黛只得跟了那侍女。一步步走進門去。他們父女分離。這一副悲慘情形。真是說他不盡。並且就這一別。以後便永無相見之期了。這是後話。暫且不表。却說那親王看見他們進去了。閉上了門。就變了一副神情。叫白稚德坐下了。便說道。你知道你女兒的密謀。已發覺了麼。他不久就要受笞刑。並發往西比利亞。眼前俄國中人。可以救得他命的。只有在

下一人。白稚德驚得直叫道。阿王爺你倒告訴我。那個人竟敢誣告我女兒。這等重罪。你想這樣一個柔弱女子。才從英國前來。來了之後。又從沒有離開過我的左右。你想那裡會犯什麼大罪呢。那親王道。他的罪案。實在不小。竟是要行刺我們神聖的天皇爺呀。現有手槍爲証。那手槍上。分明有你的縮草名字。這個也可以假造的麼。說着。指了旁邊一支手槍道。就是這支。你去親自看來。白稚德不看猶可。一看之時。驚得目定口呆。口內叫奇道。這支槍。却真是我的。但我昨晚上明明把他鎖在箱子裡面。這是可罰誓的。並且我女兒他從沒有動過軍械。那裡倒敢施放手槍來。他一向性情。最是和善。便是一條小虫。他也從不敢傷害過。這事未免有些冤罷。那親王冷笑道。他連小虫都沒有傷害過。但是天皇爺。不是小虫。所以倒要傷害起來。並且這槍裝子三顆。正和那時槍聲之响相合。當御戲園大會的時候。聽說你女

兒同了一個英國武員。坐在一間僻靜的閣子裡面。談了許久的天。這支手槍。正是從那間閣子裡。搜出來的。據我想來。大概他蓄謀已久。這個英國武員。想來也是懷抱革命宗旨的。所以兩個人。在一處商議了好久。你還有什麼辯麼。白稚德聽到這裡。那裡還有魂咧。要知他辯出什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探行踪哥親王設謀

叩天闈白老者遇害

話說白稚德聽得那哥親王說得這般有憑有據。越發爭辯道。王王王爺。這必是警察門大大的弄錯了。你說我女兒犯了旁的罪。我還可以相信。若說他懷抱革命思想。那我可以保他不致於的。那親王道。俄國警察。一向何



等精細。那裡會在這件事情上就弄錯了。呢。況且你女兒親口所說的話。也都好好載在這裡。待我來念給你聽。可好麼。起首是那是武員。備說俄國政府。怎樣的暗昧。我們天皇。怎樣的暴虐。俄國閣內的政治。沒一樣近些人情。照他意思。務必要把這般一個政府。剷除淨盡才好。你女兒便說道。可恨自己。不是個男子。又不是個俄人。若然是個俄人時。他也願這樣做法。停了一回。你女兒又說什麼。天下最名譽最快心的事。莫若除了一個專制君主。却救了百萬無罪的生靈。古英雄考台的事業。他雖然是個女子。却也指望做到他。再過不到五分鐘。天皇爺便進園來。果然手槍三響。你女兒便實行起古英雄考台的手段來。如今口供凶器。件件都全。照我看來。你女兒竟無一點可以避罪之處。我也曾想法替他出清。却恨証據太實了。竟是愛莫能助。如何是好呢。白稚德聽了。只管哀求他道。阿王爺。我那女兒。是一定爲人陷。

彼 得 警 長

害的嘍。那親王道。恐怕不見得。這件事情。有許多。人前來佐証。那証書上。還都簽下了名字。罰下了咒誓呢。你若要看時。不妨給你。看一看。白稚德道。這些閑人的話。那裡都可信得。並且那些咒誓也。焉知不是假罰的。我女兒的性命。全要王爺保全了。那親王道。我也是這麼想。所以正在這裡替他想法。白稚德喜道。王爺既以為他無罪。那就可以無慮了。那親王道。不然。我雖然。是個警察長。却也要把報告他罪惡之人的話。作為準據。才好據例定罪。如若有不符之處。或者元可再判。如今這事已確實到這個地步。憑着我一點私意。只怕也挽救不來。警察大臣。法律所在。那怕就是我女兒呢。白稚德又悲苦道。可憐我的姣兒。看來竟要死在這無緣無故的冤情了。親王爺。我要到俄皇面前。訴說一番。只要保全了我的女兒。便是他一切應有之罪。都帶來罰在我身上。那我也是情願的。那親王道。那越發不行了。我們俄國。從立

法以來。再沒有聽見過。說是一個無罪人。可以代替一個有罪的人死的。白稚德道。這樣說來。只有還是求王爺。答救的了。你不是方纔說。要救我女兒的命。在俄京城中。只有你一人可以麼。那親王道。正是。只是也要緩緩圖謀。白稚德忙道。這也不難。只要他能够。逃出俄國。那就天大的事。都不要緊了。却說白稚德說出這句話。看官們不要說他是個癡人麼。只是他當時愛女心盛。也不想前想後。竟隨口說了出來。這也是人情所常有的。不足爲異。却說那親王聽了。不覺好笑起來道。咳。這是什麼法子。竟是要送掉我的前程。斷掉我的性命了。依我意見。你女兒如若要免罪。終要做一番的奇奇怪怪的事。猶如死去活來才好呢。白稚德道。這怎麼講。倒要請王爺指教。那親王道。只有叫他改個名字。躲在我王妃身邊。一生一世做個侍女。才可免過這場禍事。白稚德搖着頭道。這個法子。不行。我女兒若是一入了王宮。與我便

彼 得 警 長

永無見面之時了。那還和死了一般。還要請王爺另想計較才好。那親王道。你這又不行。那又不行。叫我實在無法可施。我只有照例辦事。把你女兒先鞭責了。當夜便發往西比利亞。叫他受罪。白稚德沒有等他說完。連忙說道。王爺你切不可如此。我如今情願教我女兒伏侍娘娘了。只求上帝保佑。使他在王妃宮內。也在家裡一般舒泰。那我也就死而無怨了。那親王道。這到可請放心。無論我王妃娘娘。天性和善。待人最好。就是我那王宮。要算是俄京最穩妥的去處。因為我的宮內。無論何人。再不敢到來查問一問的。只怕你女兒到了那裡。比回了英國。還要安穩些。休說在你身邊了。白稚德道。竟是如此做罷。只求王爺叫我女兒出來。再給我見一面。讓我也吩咐他幾句言語。也教他用心伏侍王妃。那親王道。這却不能。你說來說去。還是要見你女兒。你想一個欽犯。可以胡亂走動的麼。便是方纔所說的話。也還不能

一定不知道可做得做到呢。總之無論怎樣。白老先生。只可當你女兒已經死了。再休要嚙嚙嚙。弄得人家不能辦事。白稚德聽到這裡。知道要救女兒的事。已經絕望。便不再說什麼。也不管親王坐在上面。把兩手一扯。就從坐位上跳了起來。直從屋內竄了出去。那付神情。竟像發了痴的一般。那親王見他去後。隨手又按了按電鈴。只見壁上門開處。又走進來了一個人。他便吩咐他道。這造船大匠白稚德。剛才出去。你快給我尾在後面。用心偵探他的踪跡。依薩克。你可懂得我的意思麼。那人聽了。答應了一聲。理會得。便一直出門去了。這且不表。却說那造船大匠。出了警察省的大門。三腳兩步。趕到車邊。馬夫依父迎上前。問他去處。他也不說什麼。只說道。隨你的便罷。說罷。進了車門。便倒在車子裡頭了。却說馬夫依父。聽了他那番言語。知道他心中有事。一定不回家裡去的。只是也不知到那裡去好。只得按住

彼 得 警 長

了韁繩。緩緩前行。那白稚德坐在車中。一心計算到那裡去好。若是到家裡去罷。他家中止有父女二人。如今二人都在外面。却回去和誰商量。若是到英使署去求那英公使罷。那公使是个外臣。料想無甚大權。可以干預入籍英人的事。若是直到冬宮去求救俄皇罷。這俄皇雖說十分平允。一向待我也狠和善。只是如今他們陷害我女兒的罪名。正是行刺他的凶手。你想任憑他怎麼公平。却那肯饒恕行刺他的刺客呢。而且羣小聚謀。証據昭然。便是至尊無上的俄皇。却是手無實權。也難徇私替人解免。這時候他的雪車正在納夫斯可愛街駛行。他此刻心亂如麻。也不理會到外邊。只是心中想道。這件事情。最壞的是有了那支手槍。作了証據。只是那支手槍。明明我親手鎖在枕箱裡面。怎麼會忽然入了他人手。想來一定我家中有了偵探了。或是有了什麼無義之徒。偷了送與警察手內的。今天早上那哥親王來到

我家裡。就也有些奇怪。如今我女兒進了警察省。已成了他掌中之物。他要鞭笞。就得鞭笞。他要發往西比利亞。就得發往西比利亞。我雖然心知其故。却正是不能救他。他一頭暗想。那雪車早已駛過那街了。他忽然一想。便決計道。我左右無法。還是冒了險。去見俄皇罷。便探出頭來。吩咐那馬夫道。你快些趕車。直到冬宮去罷。說罷。又坐下暗忖道。人說。俄皇是個仁厚之主。照他待我的。看來果然名不虛傳。並且又因我是他父親生平最得意的人。所以格外顯得優渥些。如今我把這事。情情節節。去告訴他。諒他必然能够明白。只消我說話之間。留些心。只說我女兒無罪。却不說警察大臣。怎樣橫張。這樣辦法。他一定不致於疑我情虛了。並且我還要說女兒怎樣柔弱。怎樣本分。那裡受得起十分糟蹋。如今不久便要發往西比利亞。眼見得是死期不久的了。總要求他允許免罪。並且還要他許我將女兒送回英國。想到這。

彼 得 警 長

裡。忽然又頓了頓足道。咳。可惜我女兒已經落在他們陷阱裡了。要是在我身邊。我只要親領他去見一見俄皇。包管俄皇一見。就能知道他無罪。因為這般一個柔弱女子。人人都能決他決不致於謀逆的。想到這裡。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不覺歡叫道。阿呀。我衣袋中不是有他的照片在那裡麼。這真是一件狠巧的事情。照這預兆看來。我女兒即刻便能安全無事了。想罷。便摸出來拿在手中。看了他這副好面龐。心中越覺疼愛不盡。便拿起來攔在嘴邊。只管叫他的名字。竟忘記重放入袋中了。聽聽外面。那馬蹄聲甚是快捷。過不到五分鐘。已把相離冬宮不遠的納文斯克一片大空場跑過。再不多一回。那冬宮高大黃色的宮牆。早已映到眼簾之上。到了那皇宮門前。只見雪車一行的停在那裡。當門是一的護衛武士。多頂着明盔。穿着亮甲。那甲上四周。多是用羽毛緣飾。那軍衣的顏色。多是一色的。又有那些騎在馬上。



的巡騎。多穿着豹皮外褂。坐了那斯瑪斯俞克高頭大馬。遠遠望去。好不威武。這時候正值俄皇召見羣臣。所以白稚德到了這裡。並不用聽候宣召。竟自隨了各文武。氣昂昂一同進了朝門。却說白稚德雖然是個外臣。却因先皇一向器重他。今皇也待他不薄。所以滿廷的臣士。沒一個敢藐視於他。便是那些貴族皇親。執政高僧。也都他和肩臂相軋。十分親熱。這雖是白稚德名望過人。向來有俄國海軍司命的名稱。只是也。因俄人向例於外人有益於他本國的。總是非常優待的緣故。就這一事上。俄國到底所以還能在世界上占一位置。閑文不表。却說白稚德雖然進了宮門。坐在朝房裡面。並不和各官員接談。一心只有打算回來朝見時的事。一邊又拿起了那小照。把兩雙淚眼。注射在上面。心中忖道。不知這件東西。可能在少刻召見之時。助我一臂之力。感動俄皇的哀憐心麼。正在看得出神。忽然一抬眼。只見有個

面盤闊亮。身量高大的供奉僧人。立在身邊。他大大吃了一驚。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俄君皇追詢病牀

華公主刺探新聞

話說白稚德正在那裡獨自尋思。忽然一抬頭。只見有个高大僧人。走到他身邊。茶茶敬敬鞠了一鞠躬。一手拿了個臭烟瓶。一手揭開了蓋。舀出了一匙。放在臭烟瓶面上。高高向自己擎着。這個風俗。在俄國當時已成了個習慣。凡是最敬愛的人才把臭烟去敬他。設或那人推却了。便算是個大不敬。白稚德久居俄國。通達人情。見他這樣行禮。連忙也回鞠了一鞠躬。隨把兩個指頭抹了些臭烟。臭了兩嗅。那僧人便也用指頭抹了些。好像也嗅在鼻

中嗅完了。就把瓶蓋蓋好。藏入袋中去了。這便是那親王喚那偵探。一路跟來。見事行事的妙計。白稚德這一嗅。不打緊。可憐造船大匠的性命。眼前便要。不保了。閉話休表。却說那僧人看見大事已成。他便慢吞吞仍從人叢中。走了開去。却說這時候俄皇已經升殿。內侍們把候見官員的名字。開了上去。按着名次。一个个排班召見。唱到造船大匠白稚德時。不見有人上前。一連唱了兩聲。造船大匠白稚德進見。却總不見答應。大家覺着詫異。遠遠向他一望時。只見他橫倒在椅子上。正在那裏好睡呢。那內侍沒法。便央求那些同僚道。請你們列位。給我叫他一叫。好待皇上召見。却說至尊臨軒。百官端笏。若有一些失儀。便要輕則議處。重則定罪。如今白稚德這樣放肆。內侍們。却還不去叱咤他。這也是俄人優待外人之處。却說那內侍這樣說着。便有兩個御林軍武士。走到白稚德身邊。齊齊用手向他雙肩上一拍。看看還

彼 得 警 長

是不見清醒。內中有個武士。覺着有些蹊蹺。便伸手去白稚德臉上一摸。連忙縮住了手。形色倉皇的向那內侍說道。請你再唱別個人罷。這俄國海軍司命。是一睡不再醒的了。內侍聽了這般說。便又唱道。哥德沙夫將軍進見。那將軍還沒向前。只見俄皇身離御座。匆匆走近朝房裏一看。只驚得目瞪口呆。怎麼說。難道我父皇最寵愛的英人白稚德先生。竟會無緣無故死了麼。又向旁邊羣臣問道。你們見他進朝時。可有什麼病狀。內中有幾個官員答道。這位大匠。今日真有些奇怪。他來的時候。臉上便有一股憂憤之色。坐在朝房裏候召。也只管低了頭。再不和一人說話。想是早已有病的了。俄皇聽了。只是不信。連忙向近身一個內侍道。伯夫維趨。你快給我去喚我那御醫來。叫他立刻動身。刻不容緩的。那內侍領了旨意。馬上回身。不到五分鐘的工夫。便領了那醫來。從朝門外走進。不道還沒有走近朝房。忽然有

个高僧急兜兜走了過來。兩人都不小心彼此撞了一撞。那內侍正要發作。只見那僧人連連鞠躬謝罪。又暗暗走到他身邊說了警察兩個字。便又急兜兜向外去了。這時候俄京警察秘密的手段。正是風聞各國。這醫生聽了那內侍的話。本來已是疑心。如今見了這樣。心下早已了然。便也不說什麼。急忙忙去到屍身旁邊細驗了一驗。又診了一回脈。忙搖着頭道。只个致死之病。由實因受寒過甚。入了心經。所以一時竟痿疲死了。却並沒旁的緣故。那醫生只管在那裏說。忽見俄皇往地上看了一眼。便俯身下去。在白稚德脚下拾起了一張照片。知道是他落下來。的。便拿起來一看。不覺失聲道。呀。我一向知道他有个女兒。並且近來聞得新到俄國。這照片一定是他的了。咳。可憐呀。可憐。說罷。回頭吩咐內侍們道。你們快叫人把造船大匠屍身送回他府第。並先叫一个人去。好好的通知他女兒一聲。切不可鹵莽太甚。驚

彼 得 警 長

壞了他。只要對他說。現在的俄皇。他專愛惜的是那些無依無靠的人。他如今遠到俄國。又值父親死了。雖然孤身在此。舉目無親。只是也不可十分苦楚。待他父親喪事完了。我自會差人送他回國去。同他好友一起住的。俄皇說到這裏。忽然有个大臣。上前啟稟道。啟陛下。這女子。他父親在時。因他在此。水土不宜。早已於今晨。親自送上火車。取道柏林。回英國去了。這時候只怕至少也走了二三百里路了呢。却說這個大臣是誰。元來就是哥考羅開親王。至於他怎麼進來的。那却沒人知道。只是他神情閑暇。毫無半點驚惶。只見俄皇聽他這麼說。不覺臉上一呆。像是十分失望的一般。一面把那小照收入袋中。一面咨嗟道。元來這女子。早已回國了。但也是他的便宜。省了一番眼前的悲苦。你們快把白稚德屍身。送入他府第。待我來下諭。造船大匠白稚德。因勤於王事。積勞殞身。朕躬親見。實深哀悼。着喪葬之禮。一以皇

族之典行之。並着哥考羅開親王。監督其事。說罷。不覺慘然。便命各大臣退朝。自己竟自進宮去了。一時各人紛散。那親王也自坐車回府。一路想那方纔之事。口中自言自語道。方纔的事。要不是我預防在先。倒也有些危險。不道爲了這小妖精。着實費了我些心思才力。如今雖然入了我掌中。將來取樂得够了。我仍舊要把他發往西比利亞。或是我那秘密所在。也報報目前的恨的。這是他私心之事。暫且不去多表。如今話中却要把華佳公主。表白一番。却說他自從接了警察副長的事。受了偌大的薪俸。又有那哥親王代把那些舊債。一律清償。到了債完之時。他未免又花天酒地。舒服起來。講到他的性質。一向原是奸滑不過。如今又入了這神出鬼沒的黨派。他的手段心術。就一天天漸漸變得奸上加奸。滑上加滑。那哥考羅開回府之後。他正坐在家中無事。就見有個警察來見他。帶來了兩袋金子。並通知他。說哥親

彼 得 警 長

王那天允許他的事已經全行辦妥了。他聽了自然歡喜。便賞了那下人些銀子。叫他覆命去了。他一人坐在那裏。想起那事十分稱快。想到中間。忽然咬緊銀牙罵道。這警察長於我雖然有功。待人却也很不平等。你王妃手下。早晚有這許多人伏侍。難道我公主娘娘就不要人伏侍麼。過了幾天。那裏見他送過一個人來呢。這等地方。顯見得他存心欺我。真把我當作一個小家婦。不過我仗着這個身分。這付姿容。豈是受人欺侮之人。咳。哥考羅開。你須知道。你公主娘娘並不是容易輕薄的人。待少時報復起來。叫你認得你公主娘娘呢。再過了半點鐘。他又知道了一件新聞。說昨天行刺俄皇時。那受傷的武員。就是英公使護衛武員古登。這句話。是白婢傳進來的。他聽了之後。臉上好像十分得意。連連顛頭說道。古登這個賊人。到底也會弄得家敗身亡。看我有朝把這賊英人趕回了國。那時再慢慢這樣這麼的處置那



愛黛賊人說着話。手裏拿了塊手帕。緊緊綁做一團。做那綁縛囚人的樣子。白婢立在他旁邊。不敢多响。直待他說完了。方才和聲下氣的說道。愛黛姑娘。聽說早已回了國了。他回國的原因。是因爲醫生說他在俄國體氣不宜。所以他父親不放心。在今日早上。親自送他到火車站買票回國去的。華公主聽了。不覺失驚道。怎麼說。他昨晚不是還在跳舞場中麼。白婢。你這話怕是沒有根的罷。白婢道。公主。我說話從來沒有謊的。愛黛姑娘。果然早已回英。並且他父親在俄皇召見的時候。也就死在朝房裏頭了。這些信息。我都從他們馬夫依父處。得來。大概沒有不真的。說到這裏。忽然想到自己。和依父認得的來由。是不能告訴公主的。便連忙縮住了口。不往下再說了。華公主聽完了這一席話。只是搖頭不信道。白婢。你的話。雖然有憑有據。只是我却終不敢相信。在俄國的事。元和別國大大不同。任你親耳聽見的事。還只

彼 得 警 長

可信得四分之一。親眼看見的。還只可信得十分之五。何況由謠傳而來的呢。白稚德這樣急忙送他女兒回國。其間必有別情。那件事必然又是十分切近而危險的。至於他當日身死。越發事有可疑。他身體向來強健。如今頃刻之間。氣絕而死。這必是忽然之間。有了極險之事。驚偏了心。才致於這樣的。所以你雖然說得確鑿。我却還疑信參半。你也不用再說了。給我出去罷。看官們要曉得以上這些事。却都是那親王一人做的。華佳公主坐在家裡。怎麼會一个个。都把所聞的信息。來報告於他。只因他原是個警察副長。又是個佈滿天羅地網的警察長的手下人。你想他如果沒有什麼手段。沒有什麼法術。那哥親王怎肯丟了別人。單來尋他呢。閑話交代不題。却說華公主雖然是個貴公主。向來恰也有些機巧。如今做了警察。得到了些消息。那有不逞此機會。試驗試驗他秘密手段的道理。他第一件事情。是要到英

使署去探問古登病勢重輕。只是他不願再去見他。所以便預備了一封慰問的書。等到收拾完畢。出了門。到了英使署前。便把那封書和自己名字。投了進去。便轉身往別處去了。一路心中想道。他得到了我的問病書。論理原應來回訪一次。到了那時。怕他不把愛愛黛的心。移在我身上。只是我並不願和他做什麼。因為他既然看不起我在前。我又何必看得起他在後。依我的心願。並且還要羞辱羞辱他。使他自已沒臉。逃回英國去呢。想到這裡。不知不覺早到了他要行秘密偵探的地方了。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回

### 秘密使難探秘密情

### 奸滑人巧遇奸滑漢

話說華佳公主。得到了愛黛姑娘的消息。他第二件要辦的事。便是到火車

彼 得 警 長

站去訪問他今晨到底到也不會。他去訪問了古登以後。隨意行來。不知不覺。抬頭却早到了車站。他下了車。便進車站去問那站員道。今天早上。可有一個姑娘。到這裡來買票到英國去麼。那站員答道。有是有的。只不過他自己沒有來買。却是一位老先生替他來買的。公主沉吟了一回道。這火車站一天來往的人。不知多少。那裡容易記憶得清。你如今說得這麼清楚。想必是你格外注意的。你可認得他們麼。那站員道。果然認得的。那老者就是造船大匠白稚德。那坐車的客人。便是他的女兒。公主問道。元來他竟是去了。並沒有人來阻止他麼。那站員答道。有是有的。只是他還是依然安穩穩的到了普魯士公主道。呀。奇了。他離埠後的消息。你怎樣能知道得這般詳細。想必有人注意了。他的行踪了。那站員道。那也有個緣故。早上他離埠不久。便有京城的電來止住他。叫他在俄疆少待。等警察省的令下了。却再

入普境不遲。不道那電打得遲了。那裡得到之時。火車早已開過。他也早已入了普境了。公主道。俄京有電阻止。是疑心他犯了什麼罪麼。那站員笑道。我們執事的人。只曉得公事來往。至於公事裡頭的情節。我們却那裡得知呢。你真也太少閱歷了。公主也笑道。我不過隨意問問。却不知問錯了。只是你所告我的。已足達我來問之目的。我們再會罷。說罷。冷笑了一聲。就走了開去。那站員見他去後。不覺也噴了一聲道。你看他自賣聰明。要想來刺探我們。只是他那付衣服。格外來得希奇。叫我看了。不言而喻。是個異常之人。並且他這樣做法。也叫做自騙自。那裡會做得到呢。說罷。回過頭去。向那玻璃窗中。一眼朝街上望去。這時候積雪已消。那玻璃窗很是明淨。早已可望見外面。他子細望了一望。不覺啐道。咳。這不是華佳公主的變相麼。幸虧我先得了警察省的命令。不然我竟要受他的愚呢。又一想道。不要是警察長使

彼 得 警 長

他來試我的麼。這到也未可知。如今待我把所見所聞的。去告訴了他。總不怕有甚差遲。所以華公主的雪車。還未去遠。那站員。却早到了警察省了。這且按下不表。却說華公主聽了那站員這些話。到也並不爲意。他知道白稚德一定爲了女兒。受了什麼禍。急要去見俄皇求救。在未召見以前。因一時焦急不堪。以致氣憤攻心死的。心上這麼想。好像又有人對他說過。說他仇人仍在俄京。他爲了這樣。弄得沒了主意。想到後來。決計道。不如還去見哥考羅開親王罷。他起先不是和我說的麼。說進了他警察省後。任你要報什麼仇。雪什麼恨。包管總有機會給我麼。主意已定。便吩咐那馬夫。駢車向恤孤院而來。却說他原要到警察省去的。怎麼忽然倒向恤孤院去。這也有個緣故在內。因爲他們充警察的人。最怕的是被人識破。華公主又是個女人。若是常由警察省大門出入。將來認識的人一多了。他的公事。便難動手。恰

巧這個恤孤院。與警察省是個貼鄰。裡面又有路可通。並且這等善舉地方。往往有那些慈善婦人。不時出入。華佳公主便在那裡時出時進。也不防被人注意。這等所在。足見警察的行爲和見識。是比旁人特高一籌的。這些話且不去多叙。他却說那華公主的車。到了恤孤院門前。就停止了。下得車來。吩咐那馬夫。留心稍待片刻。就要出來的。說罷。走進院去。假意去看了幾個小孩。丟掉了那些小兒。又上樓去。看了一眼病房。看罷。一路曲曲折折。只管向前行去。行了好一程。才看見房子盡頭。有間密室摸樣的所在。他便伸手去衣袋中。摸出了個鑰匙。且不向門上鑰洞裡去開鎖。却在門旁壁上。有一個抽屜樣子的上面。開去。旋了一旋。忽聽呀的一聲。一扇小小的門。陡地開了。他跨了進去。依舊用鑰匙關上了。方向一條很暗很窄的小弄內穿去。穿完了那小弄。就見又有個小門。他這時方纔放大了胆。用手去門上輕輕

彼 得 警 長

叩了三下。側着耳在門上聽了一聽。只見有人答應。等了一等。他又連連叩了兩聲。只聽裡面仍是寂然。他到此心上便有些不耐煩了。便不再去叩門。只用兩手托住了。向裡一推。呀的一聲。推了進去。子細向那門上一看。只見並未門住。他倒不覺自恨道。一個人太鹵莽了。果然容易誤事。只是太謹慎了。也就容易吃虧呢。他關好了門。往裡一看。只見此間寬宏廠亮。迥異尋常。却原來早到了警察總長的秘密議事室中了。華公主四面一望。再不見哥親王的影兒。再望到遠遠一個牆角內。只見那邊架上。擱着些女人的帽子、手巾、和斗篷在那裡。他想起這個所在。却有這等東西。心上正有些不解。忽然聽得腳底下好像有个人。在那裡呻吟。他於警察省中的項當。多已明白。心上雖明知道這必是地窖之中。有人受了鞭笞之刑。睡在下面。只是聽到其間。也不覺毛骨悚然。慙然半晌。再要往下細聽時。却又寂然無聲了。正



想回身。忽見前面壁上。一扇門開處。走進了一個人來。停睛一看。正是那哥考親王。且往他臉上細細一打量時。只見紅通通的好像才從火爐邊頭出來的一般。邁步向前。正要招呼。他却也早看見了。連忙假裝出一種恭敬的樣子。搶身向前動問道。呀。你在這裡。是爲何事來的。華公主道。你且不問他。我方纔來時。叩了好幾次門。總不見有人答應。一時性起。推了一下。竟會被我推開了進來。只是並非我有心來探窺你私室呢。那親王道。呀。會這樣的麼。恐怕方纔忘記鎖了。這是我一時失錯。却幸虧是你。那還算好。只是我並沒叫你來呀。公主道。你且靜聽。容我細稟。我是爲了一件自己的私事。特來央求你的。那親王沒等說完。便正色的止住他道。你別往下說了。我們警察人等。無論何人。總得把他們自己的時候和思想及自由。概犧牲過去。方才可以充當這個職司。當時我勸你入夥。原也言明在前的。你可忘記了沒。

彼 得 警 長

有。華公主道。那裡有這些話。我到還記得呢。你向我說。只要我入了你的夥。必然可以使我。有報仇之權。並且凡是官場中的消息。都可以使我預聞呢。那親王想了一想。道。我對你這樣說過的麼。好好。你且不用慌。我知道你素有才幹。且請說給我聽。是怎樣一個仇人。只要說得有理。看我出力帮你。華公主道。如今待我說來。只是你不可性急。我的仇人。就是那看輕我身分。藐視我姿容的賤男子。和那自恃美麗。奪我利益的賊女人。王爺呀。這兩個賊男女的行爲。真是世界上所少有的。所以我實在氣他。不過。恨他。不過。你可知道我意思麼。那親王道。你這樣說着。連我也有些怕你了。請教你恨我的地方。又怎樣呢。公主道。王爺。你却身分太高了。够不到我來恨你。不過你的爲人。却也不能盡信。我以後也得試驗試驗你。如若。有甚可恨處。我自自然然會妨害你的。那親王忙止住他道。好了。請你休再說了。你有這種工夫。請你

都把他省了罷。我這般一个老奸巨猾。難道還會被那情絲牽動麼。你想來引誘於我。來行你的實驗。休說你還算不到十分美貌。便是十分美貌。皮色白得如前夜跳舞會中的英國女子一般。只怕也難引動我的心呢。華公主聽了。驚道。你也這樣關心於那女子麼。那女子就是造船大匠白稚德的女兒。如今白稚德死了。照我想來。你必然不肯放他過門的。只是我聽得那女子已經動身前往柏林。安安全全的離了俄京了。你却又何法去奈何他。那親王聽到中間。便大聲問道。你這些話。是從那裡得來的。快給我講出來。却說華公主一向居尊處優。輕侮人慣的。却生平之間。從沒有受過他人的輕侮。此刻陡然看見他這般厲聲厲色。真是生平未見過的。倒不覺大大吃了一驚。停了一停。便也厲聲答道。你是何人。竟敢這樣粗暴的對我麼。那親王道。你是我的奴隸。食我之祿。做我之事。服從我的號令。我怎麼不敢對你這

長 警 得 彼

樣。華公主憤然道。這是你從前沒有給我講明的。我那裡能够奴顏婢膝。受你這般驅使。好好你既然這樣存心。我明天便辭了此職。看你還能够輕侮我麼。那親王冷笑了一聲道。你恐怕太晚了。一個人只消當過了一回警察。他的身子和名字。便和鑄定在警察省的一樣了。任你怎樣辭退。人家總要防你。况且警察人員。也不是輕易能够辭職的。除非有了病。告假數天。餘外便隨他怎樣都不能了。你既然入了警察。便是入了我的圈套。如今是後悔也無用了。華公主道。這些還都不是正文。如今且待我把恨事表完了。便要說到那愛黛的事了。那親王聽了。忙向壁上瞧了一眼。口中自言自語道。這裡有他的名字。可是被你看見了麼。說着向旁邊壁上。把一塊掛的石板。取下。又拿起一塊海沫。順手向上面一抹道。你如今可看得出麼。華公主看了。不知道他什麼用意。只是呆呆望住了他。又苦苦追問他什麼意思。要知他

答應出什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秘密使難探秘密情 奸滑人巧遇奸滑漢

彼 得 警 長

---

第十回 秘密使難探秘密情 奸滑人巧遇奸滑漢

彼得警長上卷終

丙午年正月初版  
同年同月發行



編輯者

小說林總編譯所

印刷者

上海派克路福海里  
小說林活版部

發行者

上海棋盤街中市  
小說林總發行所

分售者

各省書局

定價洋三角

# 欽命二品頂戴江南分巡蘇松太兵備道袁 爲

給示諭禁事據職商孟芝照稟稱竊職等以輸灌文明開通風氣推小說爲最愛糾合同志集有成款擇歐美小說中之新奇而宗旨正大者繙繹成書增進國民智識以輔教育之不及租定上海棋盤街房屋定名小說林陸續付印平價出售誠恐書賈射利翻印或增損字句改換名目希圖朦混嗣後凡本社印行不准他人翻刻除另稟

商務局憲外稟求准予立案出示嚴禁翻印並請札飭縣解一體示禁並照會

租界領袖總領事立案以重板權並具切結聲明所著雙艷記美人妝福自摩斯再生一案福爾摩斯再生二三案等書委係自行編輯並無翻印情弊如有朦混願甘罰辦等情各到道據此除批示分行縣解一體立案外合行給示諭禁爲此仰書賈人等一體知悉毋得將小說林陸續所印各書翻刻漁利如敢故違一經查出定行究罰不貸其各遵切特示

光緒三十一年三月十一日



# 謹告小說林社最近之趣意

本社刊行各種小說以裨官野史之記載寓誘智革俗之深心荷蒙海內同志推行日廣且時加箴規以爲前途發達之豫備本社不勝感佩惟譯著紛出非定宗旨則陳陳相因將來小說界必有黯淡無光之一日同人懼焉爰將已印未印各書重加釐訂都爲十二類其無所取意者絕版不出值此競爭劇烈之潮渦竊附於寓言諷世之末座博雅君子或有取焉

## ●歷史小說

(誌已往之事迹作未來之模型見智見仁是在讀者)

孽海花一編

五角

孽海花二編

五角

女英雄彈詞

一角三分

俠奴血

(一名西印度懷舊記)

四角

孽海花三編

著作中

印度魂

(一名身毒叛亂記)

印刷中

海天嘯傳奇

風洞山傳奇

印刷中

告

廣

廣

●地理小說

(北亞荒寒南非沙漠廣興所略為廣見聞)

秘密使者上卷

四角

揮汗談 (一名非洲探險記)

著作中

秘密使者下卷

●科學小說

(啓智秘鑰剛理玄燈)

秘密海島上卷

四角半

秘密海島中卷

四角半

海底庫

譯述中

秘密海島下卷

四角

新紀元

印刷中

黑行星

一角半

●軍事小說

(尙武精神愛國汗血觀海陸戰史奕然有生氣)

軍役奇談

新舞臺二

譯述中

新舞臺一

新舞臺二

四角

告

偵探小說

(變形易相偵察鉤稽爲小說界新輸入者)

福爾摩斯再生第一至五案

合本 四角半

(分) 第一案 二角

(本) 第二三案 二角

(分) 第四五案 二角

福爾摩斯再生第六至十案

合本

(分) 第六七八案 二角半

(本) 第九十案 二角

銀行之賊 三角

一封書上卷 三角

日本劍下卷

一捻紅

男裝偵探

女裝偵探

秘密隧道

纖手秘密

髑髏杯

彼德警長

女首領

印刷中

印刷中

譯述中

譯述中

印刷中

印刷中

印刷中

印刷中

譯述中

告

廣

小說林廣告

小說林廣告

一封書下卷

三角半

奇獄一

二角

母夜叉

四角

日本劍上卷

四角

玉蟲緣

三角

馬丁休脫偵探案之一二三

四角

馬丁休脫偵探第四案至第十案

四

印刷中

福爾摩斯偵探第一案 印刷中

本社創辦伊始譯員未曾訂明致

將一案分出二冊茲特重加釐訂

大加筆削合成一冊首尾完具識

者諒之

告

言情小說

(疾風勁草滄海巫山世態寫真人心活劇)

影之花上卷

四角半

鴻巢記

印刷中

銀山女王上卷

四角

愛河潮

印刷中

廣

銀山女王中卷

四角

萬里鴛鴦上卷

四角

萬里鴛鴦中卷

四角

萬里鴛鴦下卷

四角

女魔力上卷

四角

女魔力中卷

三角半

雙艷記

三角半

離恨天上卷

三角

離恨天下卷

三角

妬之花

四角

美人妝

車中美人

二角半

小說林廣告

女魔力下卷

印刷中

狸奴角

二角半

●國民小說

(三色之旗獨立之門洛鐘其應是在銅山之崩)

無名之英雄上卷

四角半

獨立潮

(一名蘇格蘭獨立記) 譯述中

無名之英雄中卷

四角

烽烟劫

譯述中

無名之英雄下卷

四角

●家庭小說

(家庭教育首重幼稚盧叟栢氏咸以小說著名教育界)

小公子上卷

三角

小公子下卷

三角

●社會小說

(有種種現象成色色世界具大魔力超無上乘)

俠女奴

二角

黃金世界

譯述中

啞旅行

三角半

禽獸世界

譯述中

●冒險小說

(偉大國民冒險精神魯敏孫歟彼朴頓歟雁行鼎足)

告

廣

告

廣

海外天 (版權歸本社) 四角

無人島

譯述中

● 神怪小說 (希臘神話埃及聖迹歐西古俗以資博覽)

海屋籌

印刷中

● 滑稽小說 (曼倩淳子著名昔史談諧談笑繼武後塵)

新法螺

三角

大除夕

印刷中

小說林廣告

七

新著  
**遼天一劫記**

撰述中

廣

東海覺我撰 本編記日俄甲辰之戰首尾完備旅順攻擊對馬海戰奉天鐵嶺諸役引據報章日記以及局外觀戰員之報告成此一大集我國民身受之慘禍應留爲一大紀念不僅對岸觀火已也出書後再行廣告

**本社添設編輯部廣告**

告

本社未設印刷部以前各處來稿函件統歸發行所以致時有貽誤良多不便茲特推擴添設編輯部海內通人譯著小說願印行世請將原稿寄來一譯稿附原本一到後即掣收條由總撰述選定付印版權歸於本社未入選者即按原址於一月內寄還入選小說譯著諸君欲享何種權利亦請詳細開明由本社承認函訂

上海新馬路福海里小說林

印刷部同啓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6666B

